

# 魏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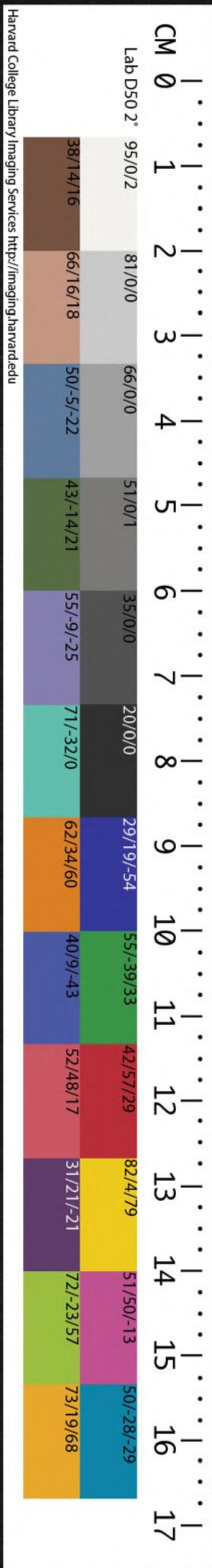
## 卷七十二之七十六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L 30 1936

212

T 2455/21





魏書卷七十二

列傳第六十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李廷機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方從哲等奉

勅重校刊

陽尼

賈思伯

李叔虎

路恃慶

房亮

曹世表

潘永基

朱元旭

陽尼字景文北平無終人少好學博通羣籍與上谷侯  
天護頓丘李彪同志齊名幽州刺史胡泥以尼學藝文  
雅乃表薦之徵拜祕書著作郎奏佛道宜在史錄後改  
中書學爲國子學時中書監高閭侍中李冲等以尼碩



學博識舉爲國子祭酒高祖嘗親在死堂講諸經典詔  
尼侍聽賜帛百匹尼後兼幽州中正出爲幽州平北府  
長史帶漁陽太守未拜坐爲中正時受鄉人財貨免官  
尼每自傷曰吾昔未仕不曾羨人今日失官與本何異  
然非吾宿命也如何旣而還鄉遂卒於冀州年六十  
一有書數千卷所造字釋數十篇未就而卒其從孫太  
學博士承慶遂撰爲字統二十卷行於世

子介字天佐奉朝請冀州默曹參軍早卒

尼從子鳴鵠

鳴鵠弟季智俱有名於時前後並爲幽州司馬

季智子璠通直散騎常侍

季智從弟荆范陽太守有吏能卒贈平西將軍東益州  
刺史

季智從子伯慶汝南太守

伯慶從父弟藻字景德少孤有雅志涉獵經史太和初  
舉秀才射策高第以母疾還徵拜中書博士詔兼禮官  
拜燕宣王廟於長安還授寧遠將軍賜爵魏昌男選爲  
廷尉正轉考功郎中除建德太守以清貧賜帛六十匹  
尋假寧遠將軍領統軍外防內撫甚得居邊之稱解任  
還家久之除兗州左將軍府長史又拜瀛州安東府長



史加揚烈將軍藻以年老歸家闔門不關世事孝昌中在鄉為賊帥杜洛周所囚發病卒末熙中贈征虜將軍幽州刺史

子貞字世幹早卒

貞弟弼字世輔長於吏事本州別駕加輕車將軍屬洛周陷城弼遂率宗親南渡河居於青州值邢杲起逾青州城民疑河北人為杲內應遂害弼時年四十八

子撫襲祖爵

弼弟斐武定末尚書右丞

藻從弟令鮮京兆王愉郎中令坐同愉反逃竄免會赦

附名

子世和武定末齊州驃騎司馬

藻從弟延興南幽州刺史

延興從弟固字敬安性倣儻不拘小節少任俠好劍客

弗事生產年二十六始折節好學遂博覽篇籍有文才

太和中從大將軍宋王劉昶征義陽板府法曹行參軍

假陵江將軍昶嚴暴治軍甚急三軍戰慄無敢言者固

啓諫并面陳事宜昶大怒欲斬之使監當攻道固在軍

勇決志意閑雅了無懼色昶甚奇之軍還言之高祖年

三十餘始辟大將軍府參軍事署城局仍從昶鎮彭城



板兼長史俄以憂去任裴叔業以淮南內附世宗詔平南將軍廣陵侯元衍與司徒彭城王勰同鎮壽春勰固爲衍司馬還除太尉西閣祭酒兼廷尉評上改定律令議除給事中出爲試守平北太守甚有惠政又之以公事免後除給事中領侍御史轉治書劾奏廣平王懷汝南王悅南陽長公主及使懷荒鎮將萬貳望風逃走劾恒農太守裴粲免官時世宗廣訪得失因上讜言表曰臣聞爲治不在多方在於力行而已當今之務宜早正東儲立師傅以保護立官司以防衛以係蒼生之心攬權衡親宗室彊幹弱枝以立萬世之計舉賢良黜不肖

使野無遺才朝無素餐孜孜萬幾躬勤庶務使民無謗諾之響省徭役薄賦歛脩學官遵舊章貴農桑賤工賈絕談虛窮微之論簡桑門無用之費以存元元之民以救飢寒之苦上合昊天之心下悅億兆之望然後備器械脩甲兵習水戰滅吳會撰封禪之禮襲軒唐之軌同彼七十二君之徽號協定鼎嵩河之心副高祖殷勤之寄上與三皇比隆下與五帝齊美豈不茂哉臣位卑識昧言不及義屬聖明廣訪敢獻瞽言伏願陛下留神少垂究察初世宗委任羣下不甚親覽好桑門之法尚書令高肇以外戚權寵專決朝事又咸陽王禧等並有釁



故宗室大臣相見疎薄而王畿民庶勞敝益甚固乃作  
南北二都賦稱恒代田漁聲樂侈靡之事節以中京禮  
儀之式因以諷諫辭多不載世宗末中尉王顯起宅既  
成集寮屬饗宴酒酣問固曰此宅何如固對曰晏嬰湫  
隘流稱于今豐屋生災著於周易此蓋同傳舍耳唯有  
德能卒願公勉之顯嘿然他日又謂固曰吾作太府卿  
庫藏克實卿以爲何如固對曰公收百官之祿四分之  
一州郡賦贖悉入京藏以此克府未足爲多且有聚斂  
之臣寧有盜且豈不戒哉顯大不悅以此銜固又有人  
間固於顯顯因奏固利請米麥免固官既無事役遂闕

自守著演曠賦以明幽微通塞之事其詞曰紹有周  
之選軌兮初錫世於河陽建甸侯而列爵兮與王室而  
並昌遭季葉之紛亂兮仍矯迹於良鄉棄衛侯之楨弼  
兮乃植根於幽方自祖考而輝烈兮逮余躬而翳微懼  
堂構之頽撓兮恐崩毀其洪基心惴惴而慄慄兮若臨  
深而履薄登喬木而長吟兮抗幽谷而靡託何身輕而  
任重兮懼顛墜於峻壑憑神明之扶助兮雖幽微而獲  
存賴先后之醇德兮乃保護其遺孫伊日月之屢遷兮  
何四時之相逼知年命之有期兮慨幹流之不息傷艱  
躋之相承兮悲屯蹇而日臻心惻愴而不懌兮乃有懷



於古人或垂綸於渭濱今有胥靡於傳巖旣應繇而赴  
兆兮作殷周之元鑒孔栖栖而不息兮終見黜於庶邦  
墨馳騁而不已兮亦舉世而不容有鸞孤而爭國兮有  
讓位而採薇有躍馬而赴會兮有棲遲以俟時曹納辛  
而袁亡兮袁戮田而曹盛鮑授州而得時兮韓棄牧而  
失性趙堯門而誕聖兮終天隱而不繁衛泯軀於世難  
兮啓洪業於宣元釋臯繇之法憲兮見蓼六之先亡練  
疑枉於怨獄兮寧于公之獨昌明禍福之同門兮知休  
咎之異塗尋倚伏之無源兮或先拙而後舒賜憑軒而  
策駟兮撫清琴而自娛憲服敝於陋巷兮蘊六藝於蓬

廬勃計行而致位兮錯謀合而身傾蕭功成而福集兮  
韓勳立而禍并紛回平而綿結兮亮未識其幽情有積  
毀而恩昵兮有積譽而寵衰或形乖而意合兮或身密  
而志離情與貌而紛競兮體與識而交馳旦流言而見  
疑先緣謗而益信樂食子而中疎兮巴放甕而日進或  
舉世而稱賢兮偶不合於主心或居鄉而三黜兮獨爲  
時之所欽或負鼎而干主兮或杖策於幽林或望旗而  
色阻兮或臨危而撫琴道有大而由小兮義有顯而必  
微理貴在於得要兮事終成於會機每一日而三省兮  
亦有念而九思孰有是而可是兮孰有非而可非石育



子而啓夏今馭遺卵而孕殷鳥藉冰而存棄今虎乳孩  
以字文發昇舟而魚躍今季潛軀而覆雲或揮戈而爭  
帝今或洗耳而辭君道曲成而不一今神參差而異兆  
茲聖達之未明今豈前脩之克了迷白日之近遙今方  
有闕於天表且臨海而觀瀾今何津源之杳杳文遷繹  
而身徂今景守節而災移湯改祝而革命今靈投策而  
詬龜圍據胎而爲巨今友發文而自相風吹鳴而襄壑  
今神壓紐而平王彼羸縮之由人今信吉凶之在已或  
勤憂以減齡今亦安樂而獲祉弟成師而害兄今父純  
臣而烹子識同命於三君今兆先見於裔姒始樓桑而

爰輝今終龍變於巴庸繞閭門而結慶今鬱蟬蛻於三  
江水浩浩而襄陵今竊息壞而瘖之鮫殛死於材山今  
禹宣力而營之鑿龍門以通河今疎九江而入海總九  
州以攸同今甄五都之所在雖父子之同氣今乃業行  
之丕改以患蹇爲福今痛比干之殘軀以佞諛爲獲安  
今哂宰嚭之兇屠以舉士而受賞今悼史遷之腐刑以  
進爲無益今見鄂秋之專城以仁義爲桎梏今信揖讓  
之勞疲以放曠爲解懸今傷六親之乖離哀越種之被  
戮今嘉范蠡之脫羈欽四皓之高尚今歎伊周之涉危  
望仗鉞而先鋒今光安車而勿顧求封賞於寸心今夢



台袞於遠慮或已賢而獨立或篡君以自樹旣思匿而  
名揚兮亦求清而反汗見衆兆之紛錯兮觀變化之無  
方心營營而擾擾兮乃探表而準常儼端坐於敞筵兮  
始拂龜而整策冀靈鑒之祐余兮願告余以忠益龜發  
兆以施靈兮利去華而守約著布列而成卦兮保龍潛  
而勿躍踵嘉遯之玄蹤兮追考盤於巖壑登名山以恬  
澹兮辭朝市之紛若奉貞吉於占繇兮翻夕警而晨裝  
揖許公於箕嶺兮諮夷齊於首陽瞻嵩華之嵒岨兮眺  
恒碣之碨礧陵江湖之駭浪兮昇醫閭之尚羊乘玄虬  
之弈弈兮鳴玉鑿之瑤瑤浮滄波而濯足兮入三山而

解裳謁伯禹於塗山兮詰三苗於三危登蒼梧而遐眺  
兮訪二妃於有媯追祝融於荆芊兮問洛宓於馮夷陵  
回飈而上曠兮窮深谷而下馳泐扶水而遠矚兮見虞  
淵之威微乘閭風之峻吸兮覲王母於崦嵫昇瑤臺而  
奏歌兮坐瓊室而賦詩託赤水以寄命兮附光風以傳  
辭出琨珣之崢嶸兮入汜林之杳鬱採鍾山之玉璞兮  
收珠澤之珂玻攜羽民而遠遊兮探長生之妙術騰雲  
霧而窈冥兮變域中之穢質望玄闕之寂寥兮過寒門  
而懷悲揖若士於霄際兮求霧塵於海湄憑帝臺而肆  
眺兮歷層冰而風馳越弱水之渟淡兮躡不周之嶮巖



屑瓊瑩以爲糧兮斟玉液以爲漿結秋蘭以爲珮兮攬  
白蜺以爲裳從景雲而上征兮撫閭闔而啓扉肅百神  
而警策兮奏中皇於紫微聆鈞天而九變兮耽廣樂而  
忘歸忽心移而志駭兮戀舊京而依依握招搖以爲旂  
兮巡天漢而下遊建雲旗之逶迤兮御回風之瀏瀏策  
王良以斂轡兮命風伯以挾輶符屏翳以清路兮告河  
鼓以具舟聊右次於析木兮適回駕於青丘訪古人以  
首陽兮亦問道於鷓鳩覩三韓之累累兮見卉服之悠  
悠瞻維常之鬱鬱兮貢楛矢之啾啾心怊怊而惕惕兮  
志憫憫而綿綿伊五嶽之迤迤兮何四海之涓涓瞻九

河其如帶兮觀三江其沈然夫五都之摠摠兮尚何足  
以遊盤彼八方之局促兮殊無可以遠觀方吞霞而棄  
粒兮亦屑玉而鍊丹漱醴泉以養氣兮吸沆瀣以當餐  
蔭建木之長柯兮援木禾之脩莖咀玉髓而克渴兮嚼  
正陽以長生參松喬而撫翰兮侶浮丘而上征嗟域中  
之默默兮詎攄寫其深情情盤桓而猶豫兮志狐疑而  
未決又放蕩而不還兮心惆悵而不悅憶慈親於故鄉  
兮戀先君於丘墓回遊駕而改轅兮縱歸轡而緩御僕  
眷眷於短銜兮馬依依於跬步還故園而解羈兮入茅  
宇而返素耕東臯之沃壤兮釣北湖之深潭養慈顏於



婦子兮競獻壽而薦甘朝樂酣於濁酒兮夕寄忻於素  
琴誦風雅以導志兮蘊六籍於胸襟敦儒墨之大教兮  
崇逸民之遠心播仁聲於終古兮流不朽之德音進不  
求於聞達兮退不營於榮利泛若不繫之舟兮湛若不  
用之器不潔其身兮不屑於位不拘小節兮不求曲備  
資靈運以託已兮任性命之遭隨既聽天而委化兮無  
形志之兩疲除紛競而靖默兮守冲寂以無爲寄後賢  
以籍賞兮寧怨時之弗知亂日稟元承命人最靈兮天  
壽否泰本天成兮體源究道歸聖哲兮隨化委遇能達  
節兮顯親揚名德之上兮保家全身亦厚量兮趣世浮

動違性命兮鑒始究終同水鏡兮志願不合思遠遊兮  
陵虛騁志從所求兮周歷四極騰八表兮形勞志沮未  
衷道兮反我遊駕養慈親兮躬耕練藝齊至人兮固又  
作刺讒疾嬖幸詩二首曰巧巧佞佞言興兮營營習  
習似青蠅兮以白爲黑在汝口兮汝非蝮蠱毒何厚兮  
巧佞巧佞一何工矣司閒司忿言必從矣朋黨噂喅自  
相同矣浸潤之譖傾人墉矣成人之美君子貴焉攻人  
之惡君子恥焉汝何人斯譖毀日繁予實無罪騁汝詭  
言番番緝緝讒言側入君子好讒如或弗及天疾讒說  
汝其至矣無妄之禍行將及矣泛泛遊鳧弗制弗拘行



藏之徒或智或愚維予小人未明茲理毀與行俱言與  
 釁起我其懲矣我其悔矣豈求公忠恕在已彼諂諛  
 今人之蠹今刺促昔粟罔顧恥辱以求媚今邪干側入  
 如恐弗及以自容今志行褊小好習不道朝挾其車夕  
 承其輿或騎或徒載奔載趨或言或笑曲事親要正路  
 不由邪徑是蹈不識大猷不知話言其朋其黨其徒實  
 繁有詭其行有佞其音遠深戚施邪如是欽既詭且妬  
 以逞其心是信是任敗其以多不始不慎末如之何習  
 習宰嚭營營無極梁丘寡智王鮒淺識伊戾息夫異世  
 同力江克趙高甘言似直豎刀上官擅生羽翼乃如之

信矣其德豈徒喪邦又亦覆國嗟爾中下其親其昵  
 不謂其非不覺其失好之有年寵之有日我思古人心  
 焉若疾凡百君子宜其慎矣覆車之鑒近可信矣言既  
 備矣事既至矣反是不思維塵及矣肅宗即位除尚書  
 考功郎奏諸秀孝中第者聽叙自固始大軍征碶石勅  
 為僕射李平行臺七兵郎中平奇固勇敢軍中大寧悉  
 與謀之又命固節度水軍固設奇計先期乘賊獲其外  
 城軍罷太傅清河王擇舉固除步兵校尉領汝南王悅  
 郎中令尋加寧遠將軍時悅年少行多不法屑近小人  
 固上疏切諫并面陳佳代諸王賢愚之分以感動悅悅



甚敬憚之憚大悅以爲舉得其人熙平二年除洛陽令將軍如故在縣甚有威風丁母憂號慕毀病杖而能起練禫之後猶酒肉不進時固年踰五十而喪過於哀鄉黨親族咸歎服焉神龜末清河王憚領太尉辟固從事中郎屬憚被害元義秉政朝野震悚憚諸子及門生吏寮莫不慮禍隱避不出素爲憚所厚者彌不自安固以嘗被辟命遂獨詣喪所盡哀慟哭良久乃還僕射游肇聞而歎曰雖樂布王脩何以尚也君子哉若人及汝南王悅爲太尉選舉多非其人又輕肆楸撻固以前爲元卿雖離國猶上疏切諫事在悅傳悅辟固爲從事中郎

不就正光二年京兆王繼爲司徒高選官寮辟固從事中郎加鎮遠將軍府解除前軍將軍鎮遠如故又典科揚州勳賞初硤石之役固有先登之功而朝賞未及至是與尚書令李崇訟勳更表崇雖貴盛固據理不撓談者稱焉四年九月卒時年五十七贈輔國將軍太常少卿諡曰文固剛直雅正不畏彊禦居官清潔家無餘財終歿之日室徒四壁無以供喪親故爲其棺斂焉初固著緒制一篇務從儉約臨終又勅諸子一遵先制固有三子

長休之武定末黃門郎



休之弟詮之字子衡少著才名辟司徒行參軍早爲門生所害時人悼惜之

賈思伯字士休齊郡益都人也世父元壽高祖時中書侍郎有學行見稱於時思伯釋褐奉朝請太子步兵校尉中書舍人轉中書侍郎頗爲高祖所知常從征伐及世宗卽位以時從之勤轉輔國將軍任城王澄之圍鍾離也以思伯持節爲其軍司及澄失利思伯爲後殿澄以思伯儒者謂之必死及至大喜曰仁者必有勇常謂虛談今於軍司見之矣思伯託以失道不伐其功時論稱其長者後爲河內太守不拜尋除鴻臚少卿以母憂

免服闋徵爲滎陽太守有政績遷征虜將軍南青州刺史初思伯與弟思同師事北海陰鳳授業無資酬之鳳遂質其衣物及思伯之部逃縑百匹遺鳳因具車馬迎之鳳慙不往時人稱歎焉尋以父憂免後除征虜將軍光祿少卿仍拜左將軍兗州刺史肅宗時徵爲給事黃門侍郎因請拜掃還鄉里未拜以風聞免尋除右將軍涼州刺史思伯以州邊遠不樂外出辭以男女未婚靈太后不許舍人徐紇言之得改授太尉長史又除安東將軍廷尉卿思伯自以儒素爲業不好法律希言事俄轉衛尉卿于時議建明堂多有同異思伯上議曰按周



禮考工記云夏后氏世室殷重屋周明堂皆五室鄭注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制同也若然則殷夏之世已有明堂矣唐虞以前其事未聞戴德禮記云明堂凡九室十二堂蔡邕云明堂者天子太廟饗功養老教學選士皆於其中九室十二堂按戴德撰記世所不行且九室十二堂其於規制恐難得厥衷周禮營國左祖右社明堂在國之陽則非天子太廟明矣然則禮記月令四堂及太室皆謂之廟者當以天子暫配享五帝故耳又王制云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鄭注云東膠卽辟雍在王宮之東又詩大雅云邕

邕在宮肅肅在廟鄭注云宮謂辟雍宮也所以助王養老則尚和助祭則尚敬又不在明堂之驗矣按孟子云齊宣王謂孟子曰吾欲毀明堂若明堂是廟則不應有毀之問且蔡邕論明堂之制云堂方一百四十尺象坤之策屋圓徑二百一十六尺象乾之策方六丈徑九丈象陰陽九六之數九室以象九州屋高八十一尺象黃鍾九九之數二十八柱以象宿外廣二十四丈以象氣按此皆以天地陰陽氣數爲法而室獨象九州何也若立五室以象五行豈不快也如此蔡氏之論非爲通典九室之言或未可從竊尋考工記雖是補闕之書相承



已久諸儒注述無言非者方之後作不亦優乎且孝經援神契五經要義舊禮圖皆作五室及徐劉之論同考工者多矣朝廷若獨絕今古自爲一代制作者則所願也若猶祖述舊章規摹前事不應捨殷周成法襲近代妄作且損益之極極於三王後來疑議難可準信鄭玄云周人明堂五室是帝各有一室也合於五行之數周禮依數以爲之室施行于今雖有不同時說然耳尋鄭此論非爲無當按月令亦無九室之文原其制置不乘五室其青陽右个卽明堂左个明堂右个卽總章左个總章右个卽玄堂左个玄堂右个卽青陽左个如此則

室猶是五而布政十二五室之理謂爲可按其方圖高廣自依時量戴氏九室之言蔡子廟學之議子幹靈臺之說裴逸一屋之論及諸家紛紜並無明焉學者善其議又遷太常卿兼度支尚書轉正都官時太保崔光疾甚表薦思伯爲侍講中書舍人馮元興爲侍讀思伯遂入授肅宗杜氏春秋思伯少雖明經從官廢業至是更延儒生夜講晝授性謙和輕身禮士雖在街途停車下馬接誘恂恂曾無倦色客有謂思伯曰公今貴重寧能不驕思伯曰衰至便驕何常之有當世以爲雅談爲元義所寵論者譏其趨勢孝昌元年卒贈鎮東將軍青州



刺史又贈尚書右僕射諡曰文貞

子彥始武定中淮陽太守

思伯弟思同字士明少厲志行雅好經史釋褐彭城王國侍郎五遷尚書考功郎青州別駕久之遷鎮遠將軍中散大夫試守滎陽太守尋卽真後除平南將軍襄州刺史雖無明察之譽百姓安之及元顥之亂也思同與廣州刺史鄭光護並不降莊帝還宮封營陵縣開國男邑二百戶除撫軍將軍給事黃門侍郎青州大中正又爲鎮東金紫光祿大夫仍兼黃門尋加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遷鄴後除黃門侍郎兼侍中河南慰勞大使

仍與國子祭酒韓子熙並爲侍講授靜帝杜氏春秋又加散騎常侍兼七兵尚書尋拜侍中興和二年卒贈使持節都督青徐光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右僕射司徒公青州刺史諡曰文獻初思同之爲別駕也清河崔光韶先爲治中自恃資地恥居其下聞思同還鄉遂便去職州里人物爲思同恨之及光韶之亡遺誠子姪不聽求贈思同遂上表訟光韶操業登時蒙贈諡論者歎尚焉思同之侍講也國子博士遼西衛冀隆爲氏之學上書難杜氏春秋六十三事思同復駁冀隆乖錯者十一條互相是非積成十卷詔下國學集諸儒考



魏書卷七十二 列傳 廿六  
之事未竟而思同卒卒後魏郡姚文安樂陵秦道靜復述思同意冀隆亦尋物故浮陽劉休和又持冀隆說至今未能裁正焉

李叔虎渤海脩人也從祖金世祖神麿中與高允俱被徵位至征南從事中郎叔虎好學博聞有識度爲鄉閭所稱太和中拜中書博士與清河崔光河間邢巒並相親友轉議郎久之遷太尉從事中郎轉國子博士本國中正攝樂陵中正性清直甚有公平之稱後兼散騎侍郎太極都將事訖除高陽太守固辭不拜尋除顯武將軍太尉高陽王雍諮議參軍事雍以其器操重之尋除

假節行華州事爲吏民所稱永平四年卒年五十四贈冠軍將軍南青州刺史諡曰穆

兄叔寶州舉秀才拜頓丘公國郎中令遷太常丞延昌末叔寶爲弟臺戶及從弟歸伯同沙門法慶反陷破郡縣叔寶當坐遇病死於洛陽獄

子伯胃光祿大夫

叔寶從弟鳳歷尚書郎中國子博士坐弟同京兆王愉逆除名

鳳從子長仁字景安頗有學涉舉秀才射策高第拜中書博士轉中書侍郎累遷平南將軍沛郡太守仍爲彭



城太守又從尉元討定南境賜爵廷陵男徵拜員外散  
騎常侍使於劉準行還以疾除北海內史詔賜醫藥凡  
在三郡吏民安之尋卒武定中贈安南將軍七兵尚書  
冀州刺史男如故

長仁從弟述字道興有學識州舉秀才拜太常博士使  
詣長安冊祭燕宣王廟還除尚書儀曹郎賜爵菑縣男  
稍遷建興太守卒

子象字孟則清簡有風槩博涉羣書初襲爵爲徐州平  
東府功曹參軍遷冀州治中有勤績久之拜散騎侍郎  
加寧朔將軍尋轉中書侍郎出爲青州太傅開府諮議

參軍行北徐州事本將軍光祿大夫齊文襄王引爲開  
府諮議參軍加征東將軍興和二年兼散騎常侍使於  
蕭衍三年卒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諡曰  
文簡以子子貞預義之勤也

子貞歷司空長史武邑太守司徒右長史陽平太守入  
爲吏部郎中出爲驃騎將軍兗州刺史坐貪汙賜死  
路恃慶字伯瑞陽平清淵人也祖綽陽平太守恃慶有  
幹用與廣平宋翻俱知名爲鄉閭所稱相州刺史李安  
世並表薦之太和中除奉朝請恃慶以從兄文舉有才  
望因推讓之高祖遂並拜焉稍遷尚書儀曹郎轉左民



郎行潁川郡出爲華州安定王征虜府長史尋以母憂去職仍轉定州河間王琛長史琛貪暴肆意恃慶每進苦言年四十八卒贈左將軍安州刺史謚曰襄子祖璧給事中

恃慶弟仲信亦好學爲太尉參軍稍遷奉車都尉開府掾章武王融之討葛榮也仲信爲其都督府長史融敗歿仲信遂亦免棄

仲信弟思略字叔約有識尚冀州安東府騎軍參軍子祖遺武定末太學博士

思略弟思令字季儁初爲廣陽王司空參軍轉司空城

局參軍司徒記室威遠將軍尚書左民郎轉右民將天下多事思令乃上疏曰臣聞國之大事唯祀與戎戎之有功在於將帥三代不必別民取治不等五霸不必異兵各能剋定有湯武之賢猶須伊望之佐堯舜之聖尚有稷契之輔得其人也六合唾掌可清失其人也三河方爲戰地何者動之甚易靖之至難竊以比年以來將帥多是寵貴子孫軍幢統領亦皆故義託附貴戚子弟未經戎役至於銜杯躍馬志逸氣浮軒肩攘腕便以攻戰自許及臨大敵怖懼交懷雄圖銳氣一朝頓盡乃令羸弱在前以當銳彊壯居後以安身兼復器械不精進



止不集任羊質之將驅不練之兵當負險之衆敵數戰之虜欲令不敗豈有得哉是以兵知必敗始集而先逃將又怖敵遷延而不進國家便謂官號未滿重爵屢加復疑賞賚之輕金帛日賜帑藏空虛民財殫盡致使賊徒更增膽氣益盛生民損耗荼毒無聊主歎臣哀何心寢食臣雖位微竊不遑舍臣聞孝行出於忠貞節義率多果決德可感義夫恩可勸死士今若捨上所輕求下所重黜陟幽明賞罰善惡搜徒簡卒練兵習武甲密弩彊弓調矢勁謀夫旣設辯士先陳曉以安危示其禍福如其不悛以我義順之師討茲悖逆之豎豈異厲蕭斧

而伐朝菌鼓洪爐而燎毛髮雖愚者知其不旋踵矣敢以愚短昧死陳誠尋拜假節征虜將軍陽平太守又割冀州之平清河相州之陽平齊州之原以爲南冀州仍以思令爲左將軍南冀州刺史假平東將軍都督時葛榮遣其清河太守拔李虎高唐城以招叛民思令乃命麾下并率鄉曲潛軍夜往出其不意遂大破之徐乃收衆南還又詔思令并領冀州流民及葛榮滅還鎮平原後除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轉衛將軍石光祿大夫天平三年三月卒時年五十一贈驃騎將軍定州刺史侍慶從叔景略起家中書博士太和中尚書郎本郡中



正出爲齊州魏郡平原二郡太守卒

景略弟雄字仲略容貌偉異以軍功爲給事中高祖曾對羣臣云路仲略好尚書郎才僕射李冲云其人宜爲武職遂停轉太尉咸陽王錄事參軍遷伏波將軍奉車都尉卒贈頓丘太守

景略從祖弟法常幼而脩立爲郡功曹早卒儀同李神儁與之有舊每云諸路前輩中有路法常足爲名士謂必遠至而竟無年天下事誠難知也

房亮字景高清河人也父法延譙郡太守亮好學有節操太和中舉秀才爲奉朝請拜祕書郎又兼員外散騎

侍郎副中書侍郎宋弁使於蕭蹟還除尚書二千石郎中濟州中正兼員外常侍使高麗高麗王託疾不拜以亮尋命坐白衣守郎中後除濟北太守轉平原太守以清嚴稱時冀州刺史京兆王愉據州反平原界在河北與愉接境愉乃遣人說亮啖以榮利亮卽斬其使人發兵防捍愉怒遣其大將張靈和率衆攻亮亮督厲兵民喻以逾順出城拒擊大破之尋遭憂解任服終除左將軍汲郡太守遷前將軍東荊州刺史亮留心撫納夷夏安之時邊州刺史例得一子出身亮不言其子而啓弟子超爲奉朝請議者稱之轉平東將軍滄州刺史入爲



光祿大夫加安東將軍永安二年卒年七十一贈撫軍將軍齊州刺史

子柬字元約卒於光祿大夫

亮弟詮字鳳舉尚書郎本州中正卒贈撫軍將軍齊州刺史

詮弟悅字季欣解褐廣平王懷國常侍轉青州平東府中兵參軍加宣威將軍遷高陽太守轉廣川太守加鎮遠將軍普太中濟州刺史張瓊表所部置南清河郡仍請悅爲太守朝廷從之凡歷三郡民吏安之遷平東將軍太中大夫興和二年卒年七十贈征東將軍濟州刺

史

長子超字伯穎武定末司徒錄事參軍濟州大中正超弟昭淮州驃騎大將軍府長史

曹世表字景昇東魏郡魏人也魏大司馬休九世孫祖謨父慶並有學名世表少喪父舉止有禮度性雅正工尺牘涉獵羣書太和二十三年尚書僕射任城王澄奏世表爲國子助教頗失意後轉司徒記室與武威賈思伯范陽盧同隴西辛雄等並相友善侍中崔光鄉里貴達每稱美之遇患歸鄉永平中除兗州左將軍府司馬非其所願復以病解延昌中除清河太守治官省約百



姓安之正光中拜前將軍通直散騎常侍大將軍京兆王繼西征以爲從事中郎攝中水兵事自當煩劇論者皆稱其能還都拜司空長史孝昌中青齊頻年反亂詔世表持節慰喻還都轉尚書右丞後加征虜將軍出行豫州刺史值蕭衍將湛僧珍陷豫州州民劉獲鄭辯反於州界爲之內應朝廷以源子恭代世表爲州以世表爲東南道行臺率元安平元顯伯皇甫鄧林等討之於時賊衆彊斷小殷關驛使不通諸將以士馬單少皆敗散之餘不敢復戰咸欲保城自固世表時患背腫乃輿病出外呼統軍是云寶謂之曰湛僧珍所以敢深入

者以獲辯皆州民之望爲之內應向有驛至知劉獲移軍欲迎僧珍去此八十里今出其不意一戰可破獲破則僧珍自走東南清服卿之功也乃簡選兵馬付寶討之促令發軍自暮出城北曉兵合賊不意官軍卒至一戰破獲諸賊悉平湛僧珍退走唯鄭辯與子恭親舊亡匿子恭所世表召諸將吏衆責子恭收辯斬之傳首京師勅遣中使宣旨慰諭賜馬二匹衣服被褥復以世表行豫州事行臺如故還朝加左將軍兼尚書東道行臺沿河分立鎮戍以備勦榮行達青州遇患卒時年五十四永熙中贈平東將軍齊州刺史



潘永基字紹業長樂廣宗人也父靈虬中書侍郎永基性通率輕財好施爲冀州鎮東府法曹行參軍遷威烈將軍揚州曲陽戍主轉西碛石戍主治陳留南梁二郡事頗有威惠轉揚州車騎府主簿累遷虎賁中郎將直寢前將軍出爲持節平北將軍冀州防城都督長樂太守于時葛榮攻信都長圍遏水以灌州城永基與刺史元孚同心戮力晝夜防拒外無軍援內乏糧儲從春至冬力窮乃陷榮欲害孚永基請以身代孚死永安二年除潁川太守遷鎮東將軍東徐州刺史時蕭衍將曹世宗馬洪武等率水來寇永基出討破之永熙中爲征東

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遷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尋加備大將軍復除東徐州刺史前後在州爲吏民所樂代還京師元象初卒年五十六贈散騎常侍都督冀瀛州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右僕射司徒公冀州刺史長子子禮州主簿

子禮弟子智武定中太尉士曹參軍

朱元旭字君昇本樂陵人也祖霸真君末南叛投劉義隆遂居青州之樂陵元旭頗涉子史開解几案起家清河王國常侍太學博士員外散騎侍郎頻使高麗除尚書度支郎中神龜末以郎選不精大加沙汰元旭與隴



西辛雄范陽祖瑩泰山羊深西平源子恭並以才用見  
留尋加鎮遠將軍兼尚書右丞仍郎中本州中正時關  
西都督蕭寶夤啓云所統十萬食唯一月於是肅宗大  
怒召問所由錄令以下皆推罪於元旭元旭入見於御  
座前屈指校計寶夤兵糧乃踰一年事乃得釋除通直  
散騎常侍永安初加平東將軍尚書左丞光祿大夫後  
轉司農少卿遷衛將軍左光祿大夫天平中復拜尚書  
左丞旣無風操俛仰隨俗性多機數自容而已於時朝  
廷分汲郡河內二界挾河之地以立義州安置關西歸  
款之戶除元旭使持節驃騎將軍義州刺史武定三年  
夏卒於州年六十七贈本將軍幽州刺史  
子敬道武定中司徒長流參軍

史臣曰陽尼學義之迹世不乏人固遠氣正情文學兼  
致賈思伯門有舊業經明行脩唯兄及弟並標儒素李  
路器尚所及俱可觀者象風采詞涉亦當年之俊民房  
亮曹世表潘永基朱元旭拔萃從宦咸享名器各有由  
也



魏書卷七十二終

魏書卷七十三

列傳第六十一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李延機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方從哲等奉

勅重校刊

奚康生

楊大眼

崔延伯

奚康生河南洛陽人其先代人也世為部落大人祖直

平遠將軍柔玄鎮將入為鎮北大將軍內外三都大官

賜爵長進侯卒贈幽州刺史諡曰簡父普憐不仕而卒

太和十一年蠕蠕頻來寇邊柔玄鎮都將李晃討擊之

康生性驍勇有武藝弓力十石矢異常箭為當時所服



從兜爲前驅軍主頻戰陷陳壯氣有聞由是爲宗子隊  
主從駕征鍾離駕旋濟淮五將未渡蕭鸞遣將率衆據  
渚邀斷津路高祖勅曰能破中渚賊者以爲直閣將軍  
康生時爲軍主謂友人曰如其剋也得暢名績脫若不  
捷命也在天丈夫今日何爲不決遂便應募縛筏積柴  
因風放火燒其船艦依烟直進飛刀亂斫投河溺死者  
甚衆乃假康生直閣將軍後以勳除中堅將軍太子三  
校西臺直後吐京胡反自號辛支王康生爲軍主從章  
武王彬討之胡遣精騎一千邀路斷截康生率五百人  
拒戰破之追至石羊城斬首三十級彬甲卒七千與胡

戰分爲五軍四軍俱敗康生軍獨全遷爲統軍率精  
騎一千追胡至車突谷詐爲墜馬胡皆謂死爭欲取之  
康生騰騎奮矛殺傷數十人胡遂奔北辛支輕騎退走  
去康生百餘步彎弓射之應弦而死因俘其牛羊駝馬  
以萬數蕭鸞置義陽關一字招誘邊民康生復爲統軍從王  
肅討之進圍其城鸞將張伏護自昇城樓言辭不遜肅  
令康生射之以彊弓大箭望樓射窻扉開卽入應箭而  
斃彼民見箭皆云狂弩以殺伏護賞帛一千匹又頻戰  
再退其軍賞三階帛五百匹蕭寶卷將裴叔業率衆圍  
渦陽欲解義陽之急詔遣高聰等四軍往援之後遣都



督廣陵侯元衍並皆敗退時刺史孟表頻啓告高祖勅  
肅遣康生馳往赴援一戰大破之賞二階帛千匹及  
春來降也遣康生領羽林一千人給龍廐馬兩匹馳赴  
壽春旣入其城命集城內舊老宣詔撫賚俄而蕭寶卷  
將桓和頓軍梁城陳伯之據硤石民心駭動頗有異謀  
康生乃防禦內外音信不通固守一月援軍乃至康生  
出擊桓和伯之等二軍並破走之拔梁城合肥洛口三  
戍以功遷征虜將軍封安武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出  
爲南青州刺史後蕭衍都州遣軍主徐濟寇邊康生率  
將出討破之生擒濟賞帛千疋時蕭衍聞康生能引疆

弓力至十餘石故特作大弓兩張送與康生康生得弓  
便會集文武乃用平射猶有餘力其弓長八尺把中圍  
尺二寸箭麤殆如今之長笛觀者以爲希世絕倫弓卽  
表送置之武庫又蕭衍遣將宋黑率衆寇擾彭城時康  
生遭母憂詔起爲別將持節假平南將軍領南青州諸  
軍擊走之後衍復遣都督臨川王蕭宏副將張惠紹勒  
甲十萬規寇徐州又假宋黑徐州刺史領衆二萬水陸  
俱進徑圍高軍戍詔授康生武衛將軍持節假平南將  
軍爲別將領羽林三千人騎步甲士隨便割配康生一  
戰敗之還京召見宴會賞帛千疋賜驎騮御胡馬一匹



出爲平西將軍華州刺史頗有聲績轉涇州刺史仍本將軍以輒用官炭瓦爲御史所劾削除官爵尋旨復之蕭衍直閣將軍徐玄明戍於郁州殺其刺史張稷以城內附詔遣康生迎接賜細御銀纏絮一張并棗柰果面勅曰果者果如朕心棗者早遂朕意未發之間郁州復叛時揚州別駕裴絢謀反除康生平東將軍爲別將領羽林四千討之會事平不行遭父憂起爲平西將軍西中郎將是歲大舉征蜀假康生安西將軍領步騎三萬邪趣綿竹至隴右世宗崩班師除衛尉卿出爲撫軍將軍相州刺史在州以天旱令人鞭石虎畫像復就西門

豹祠祈雨不獲令吏取豹舌未幾二兒暴喪身亦遇疾巫以爲虎豹之祟徵拜光祿卿領右衛將軍與元義同謀廢靈太后遷撫軍大將軍河南尹仍右衛領左右與子難娶左衛將軍侯剛女卽元義妹夫也義以其通姻深相委託三人幸多俱宿禁內時或迭出義以康生子難爲千牛備身康生性麤武言氣高下義稍憚之見于顏色康生亦微懼不安正光二年三月肅宗朝靈太后于西林園文武侍坐酒酣迭舞次至康生康生乃爲力士舞及於折旋每顧視太后舉手蹈足瞋目領首爲殺縛之勢太后解其意而不敢言日暮太后欲携肅宗宿



宣光殿侯剛曰至尊已朝訖嬪御在南何勞留宿康生曰至尊陛下兒隨陛下將東西更復訪問誰羣臣莫敢應靈太后自起援肅宗臂下堂而去康生大呼唱萬歲於後近侍皆唱萬歲肅宗引前入閣左右競相排閣不得閉康生奪其子難千牛刀斫直後元思輔乃得定肅宗既上殿康生時有酒勢將出處分遂爲義所執鑕於門下至曉又不出令侍中黃門僕射尚書等十餘人就康生所訊其事處康生斬刑難處絞刑又與剛並在內矯詔決之康生如奏難恕死從流難哭拜辭父康生忻子免死又亦慷慨不悲泣語其子云我不反死汝何

爲哭也有司驅逼奔走赴市時已昏闇行刑人注刀數下不死於地刻截咸言稟又意旨過至苦痛嘗食典御奚混與康生同執刀入內亦就市絞刑康生又爲將及臨州尹多所殺戮而乃信向佛道數捨其居宅以立寺塔凡歷四州皆有建置死時五十四

子難年十八以侯剛子壻得停百日竟徙安州後尚書盧同爲行臺又令殺之康生於南山立佛圖三層先死忽夢崩壞沙門有爲解云檀越當不吉利無人供養佛圖故崩耳康生稱然竟及禍靈太后反政贈都督冀瀛滄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司空公冀州刺史又追封



壽張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戶

子剛襲武定中青州開府主簿齊受禪爵例降

剛弟定國襲康生安武縣開國男

楊大眼武都氏難當之孫也少有膽氣跳走如飛然側出不爲其宗親顧待頗有飢寒之切太和中起家奉朝請時高祖自代將南伐令尚書李冲典選征官大眼往求焉冲弗許大眼曰尚書不見知聽下官出一技便出長繩三丈許繫髻而走繩直如矢馬馳不及見者莫不驚歎冲曰自千載以來未有逸材若此者也遂用爲軍主大眼顧謂同寮曰吾之今日所謂蛟龍得水之秋自

此一舉終不復與諸君齊列矣未幾遷爲統軍從高祖征宛葉穰鄧九江鍾離之間所經戰陳莫不勇寇六軍世宗初裴叔業以壽春內附大眼與奚康生等率衆先入以功封安成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戶除直閣將軍尋加輔國將軍游擊將軍出爲征虜將軍東荊州刺史時蠻酋樊秀安等反詔大眼爲別將隸都督李崇討平之大眼妻潘氏善騎射自詣軍省大眼至於攻陳遊獵之際大眼令妻潘戎裝或齊鑣戰場或並驅林壑及至還營同坐幕下對諸寮佐言笑自得時指之謂人曰此潘將軍也蕭衍遣其前江州刺史王茂先率衆數萬次于



樊雍招誘蠻夏規立宛州又令其所署宛州刺史雷豹  
狼軍主曹仲宗等領眾二萬偷據河南城世宗以大眼  
爲武衛將軍假平南將軍持節都督統軍曹敬邴虬樊  
魯等諸軍討茂先等大破之斬衍輔國將軍王花龍驤  
將軍申天化俘馘七千有餘衍又遣其舅張惠紹摠率  
眾軍竊據宿豫又假大眼平東將軍爲別將與都督邢  
巒討破之遂乘勝長驅與中山王英同圍鍾離大眼軍  
城東守淮橋東西二道屬水汎長大眼所統統軍劉神  
符公孫祉兩軍夜中爭橋奔退大眼不能禁相尋而走  
坐徙爲營州兵永平中世宗追其前勳起爲試守中山

內史時高肇征蜀世宗慮蕭衍侵軼徐揚乃徵大眼爲  
太尉長史持節假平南將軍東征別將隸都督元遙遏  
禦淮肥大眼至京師時人思其雄勇喜其更用臺省間  
巷觀者如市大眼次譙南世宗崩時蕭衍遣將康絢於  
浮山遏淮規浸壽春詔加大眼光祿大夫率諸軍鎮荆  
山復其封邑後與蕭寶夤俱征淮堰不能剋遂於堰上  
流鑿渠決水而還加平東將軍大眼善騎乘裝束雄竦  
擐甲折旋見稱當世撫巡士卒呼爲兒子及見傷痍爲  
之流泣自爲將帥恒身先兵士衝突堅陳出入不疑當  
其鋒者莫不摧拉南賊前後所遣督將軍未渡江預皆



畏懾傳言淮泗荆沔之間有童兒啼者恐之云楊大眼  
至無不卽止王肅弟子秉之初歸國也謂大眼曰在南  
聞君之名以爲眼如車輪及見乃不異人大眼曰旗鼓  
相望曠眸奮發足使君目不能視何必大如車輪當世  
推其驍果皆以爲關張弗之過也然征淮堰之役喜怒  
無常捶撻過度軍士頗憾焉識者以爲性移所致又以  
本將軍出爲荊州刺史常縛蒿爲人衣以青布而射之  
召諸蠻渠指示之曰卿等若作賊吾政如此相殺也又  
北涪郡嘗有虎害大眼搏而獲之斬其頭懸於穰市自  
是荆蠻相謂曰楊公惡人常作我蠻形以射之又深山

之虎尚所不免遂不敢復爲寇盜在州二年而卒大眼  
雖不學恒遣人讀書坐而聽之悉皆記識令作露布皆  
口授之而竟不多識字也有三子長甌生次領軍次征  
南皆潘氏所生氣幹咸有父風初大眼徙營州潘在洛  
陽頗有失行及爲中山大眼側生女夫趙延寶言之於  
大眼大眼怒幽潘而殺之後娶繼室元氏大眼之死也  
甌生等聞卽綬所在時元始懷孕自指其腹謂甌生等  
曰開國當我兒襲之汝等婢子勿有所望甌生深以爲  
恨及大眼喪將還京出城東七里營車而宿夜二更甌  
生等開大眼棺延寶怪而問之征南射殺之元怖走入



水征南又彎弓射之旣生日天下豈有害母之人乃止  
遂取大眼屍令人馬上抱之左右扶挾以叛荆人畏旣  
生等驍勇不敢苦追奔於襄陽遂歸蕭衍

崔延伯博陵人也祖壽於彭城陷入江南延伯有氣力  
少以勇壯聞仕蕭蹟爲緣淮遊軍帶濠口戍主太和中  
入國高祖深嘉之常爲統帥膽氣絕人兼有謀略所在  
征討咸立戰功積勞稍進除征虜將軍荊州刺史賜爵  
定陵男荊州土險蠻左爲寇每有聚結延伯輒自討之  
莫不摧殄由是穰土帖然無敢爲患永平中轉後將軍  
幽州刺史蕭衍遣其左遊擊將軍趙祖悅率衆偷據峽

石詔延伯爲別將與都督崔亮討之亮令延伯守下蔡  
延伯與別將伊瓮生挾淮爲營延伯遂取車輪去輞削  
銳其輻兩兩接對揉竹爲組貫連相屬並十餘道橫水  
爲橋兩頭施大輓轆出沒任情不可燒斫旣斷祖悅等  
走路又令舟舸不通由是衍軍不能赴救祖悅合軍咸  
見俘虜於軍拜平南將軍光祿大夫延伯與楊大眼等  
至自淮陽靈太后幸西林園引見延伯等太后曰卿等  
志尚雄猛皆國之名將比平峽石公私慶快此乃卿等  
之功也但淮堰仍在宜須豫謀故引卿等親共量算各  
出一圖以爲後計大眼對曰臣輒謂水陸二道一時俱



下往無不剋延伯曰臣今輒難大眼既對聖顏荅旨宜實水南水北各有溝瀆陸地之計如何可前愚臣短見願聖心愍水兵之勤苦給復一年專習水戰脫有不虞召便可用往無不獲靈太后曰卿之所言深是宜要當勅如請二年除安北將軍并州刺史在州貪污聞於遠近還爲金紫光祿大夫出爲鎮南將軍行岐州刺史假征西將軍賜驕騮馬一匹正光五年秋以往在揚州建淮橋之勳封當利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尋增邑一百戶改封新豐進爵爲子時莫折念生兄天生下隴東寇征西將軍元志爲天生所擒賊衆甚盛進屯黑水詔延

伯爲使持節征西將軍西道都督與行臺蕭寶夤討之寶夤與延伯結壘馬嵬南北相去百餘步寶夤日集督將論討賊方略延伯每云賊新制勝難與爭鋒寶夤正色責之曰君荷國寵靈總戎出討便是安危所繫每云賊不可討以示怯懦損威挫氣乃君之罪延伯明晨詣寶夤自謝仍云今當仰爲明公參賊勇怯延伯選精兵數千下渡黑水列陳西進以向賊營寶夤率衆於水東尋原西北以示後繼於時賊衆大盛水西一里營營連接延伯徑至賊壘揚威惰之徐而還退賊以延伯衆少開營競追衆過十倍臨水逼蹙寶夤親觀之懼有虧損



延伯不與其戰身自殿後抽衆東渡轉運如神須臾濟  
盡徐乃自渡賊徒奮氣相率還營寶寅大悅謂官屬曰  
崔公古之關張也今年何患不制賊延伯馳見寶寅曰  
此賊非老奴敵公但坐看後日延伯勒衆而出寶寅爲  
後拒天生悉衆來戰延伯申令將士身先士卒陷其前  
鋒於是勇銳競進大破之俘斬十餘萬追奔及於小隴  
秦賊勁疆諸將所憚朝廷初議遣將咸云非延伯無以  
定之果能剋敵授右衛將軍於時万俟醜奴宿勤明達  
等寇掠涇州先是盧祖遷伊筮生數將等皆以元志前  
行之始同時發雍從六陌道將取高平志敗仍停涇部

延伯旣破秦賊乃與寶寅率衆會於安定甲卒十二萬  
鐵馬八千匹軍威甚盛醜奴置營涇州西北七十里當  
原城時或輕騎暫來挑戰大兵未交便示奔北延伯矜  
功負勝遂唱議先驅伐木別造大排內爲鏢柱教習疆  
兵負而趨走號爲排城戰士在外輔重居中自涇州緣  
原北上衆軍將出討賊未戰之間有賊數百騎詐持文  
書云是降簿乞且緩師寶寅延伯謂其事實遂巡未闕  
俄而宿勤明達率衆自東北而至乞降之賊從西競下  
諸軍前後受敵延伯上馬突陳賊勢摧挫便爾逐北徑  
造其營賊本輕騎延伯軍兼步卒兵力疲怠賊乃乘間



得入排城延伯軍遂大敗死傷者將有二萬寶寅斂軍退保涇州延伯脩繕器械購募驍勇復從涇州西進去賊彭阮谷柵七里結營延伯恥前挫辱不報寶寅獨出襲賊大破之俄傾間平其數柵賊皆逃遁見兵人採掠散亂不整還來衝突遂大奔敗延伯中流矢爲賊所害士卒死者萬餘人延伯善將撫能得衆心與康生大眼爲諸將之冠延伯末路功名尤重時大寇未平而延伯死朝野歎懼焉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定州刺史諡曰武烈又有王足者驍果多策略隸邢巒伐蜀所在剋捷詔行益州刺史遂圍涪城蜀人大震世宗復

以羊祉爲益州足聞而引退後遂奔蕭衍次有王神念足之流也後自潁川太守奔江南又冀州李叔仁叔仁弟龍環以勇壯爲將統叔仁位至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陳郡開國公後爲梁州刺史歿於關西龍環正光中北征戰死白道其平州刺史王買奴南秦州刺史曹敬南兗州刺史樊魯益州刺史邢虬玄州刺史邢豹及屈祖嚴思達呂叵崔襲柴慶宗宗正珍孫盧祖遷高智方俱爲將帥並有攻討之名而事迹不存無以編錄然未若康生大眼延伯尤著也

史臣曰人主聞鞞鼓之響則思將帥之臣何則夷難平



暴折衝禦侮爲國之所繫也康生等俱以熊虎之姿奮  
征伐之氣亦一時之驍猛壯士之功名也

魏書卷七十三

魏書卷七十四

列傳第六十二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李廷機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方從哲等奉

勅重校刊

朱榮

朱榮字天寶北秀容人也其先居於朱川因爲氏  
焉常領部落世爲酋帥高祖羽健登國初爲領民酋長  
率契胡武士千七百人從駕平晉陽定中山論功拜散  
騎常侍以居秀容川詔割方三百里封之長爲世業太  
祖初以南秀容川原沃衍欲令居之羽健曰臣家世奉



國給侍左右北秀容既在剗內差近京師豈以沃塔更  
遷遠地太祖許之所居之處曾有狗舐地因而穿之得  
甘泉焉至今名狗舐泉羽健世祖時卒曾祖鬱德祖代  
勤繼爲領民酋長代勤世祖敬哀皇后之舅以外親兼  
數征伐有功給復百年除立義將軍曾圍山而獵部民  
射獸誤中其髀代勤仍令拔箭竟不推問曰此旣過誤  
何忍加罪部內聞之咸感其意高宗末假寧南將軍除  
肆州刺史高祖賜爵梁郡公以老致仕歲賜帛百匹以  
爲常年九十一卒賜帛五百匹布二百匹贈鎮南將軍  
并州刺史諡曰莊孝莊初榮有翼戴之勳追贈太師司

徒公錄尚書事父新興太和中繼爲酋長家世豪擅財  
貨豐贏曾行馬羣見一白蛇頭有兩角遊於馬前新興  
異之謂曰爾若有神令我畜牧蕃息自是之後日覺滋  
盛牛羊駝馬色別爲羣谷量而已朝廷每有征討輒獻  
私馬兼備資糧助裨軍用高祖嘉之除右將軍光祿大  
夫及遷洛後特聽冬朝京師夏歸部落每入朝諸王公  
朝貴競以珍翫遺之新興亦報以名馬轉散騎常侍平  
北將軍秀容第一領民酋長新興每春秋二時恒與妻  
子閱畜牧於川澤射獵自娛肅宗世以年老啓求傳爵  
於榮朝廷許之正光中卒年七十四贈散騎常侍平北



將軍恒州刺史諡曰簡孝莊初贈假黃鉞侍中太師相國西河郡王榮絜白美容貌幼而神機明決及長好射獵每設圍誓衆便爲軍陳之法號令嚴肅衆莫敢犯秀容界有池三所在高山之上清深不測相傳曰祁連池魏言天池也父新興曾與榮遊池上忽聞簫鼓之音新興謂榮曰古老相傳凡聞此聲皆至公輔吾今年已衰暮當爲汝耳汝其勉之榮襲爵後除直寢游擊將軍正光中四方兵起遂散畜牧招合義勇給其衣馬蠕蠕主阿那瓌寇掠北鄙詔假榮節冠軍將軍別將隸都督李崇北征榮率其新部四千人追擊度磧不及而還秀容

內附胡民乞扶莫于破郡殺太守南秀容牧子萬子乞真反叛殺太僕卿陸延并州牧子素和婆喻嶮作逆榮並前後討平之遷直閣將軍冠軍將軍仍別將內附叛胡乞步落堅胡劉阿如等作亂瓜肆勅勤北列步若反於沃陽榮並滅之以功封安平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戶尋加通直散騎常侍勅勤解律洛陽作逆桑乾西與費也頭牧子迭相犄角榮率騎破洛陽於深井逐牧子於河西進號平北將軍光祿大夫假安北將軍爲北道都督尋除武衛將軍俄加使持節安北將軍都督恒朔討虜諸軍假撫軍將軍進封博陵郡公增邑五百戶其梁



郡前爵聽賜第二子時榮率衆至肆州刺史尉慶賓畏惡之閉城不納榮怒攻拔之乃署其從叔羽生爲刺史執慶賓於秀容自是榮兵威漸盛朝廷亦不能罪責也尋除鎮北將軍鮮于脩禮之反也榮表東討復進號征東將軍右衛將軍假車騎將軍都督并肆汾廣恒雲六州諸軍事進爲大都督加金紫光祿大夫時杜洛周陷中山於時車駕聲將北討以榮爲左軍不行及葛榮吞洛周凶勢轉盛榮恐其南逼鄴城表求遣騎三千東援相州肅宗不許又遷車騎將軍右光祿大夫尋進位儀同三司榮以山東賊盛慮其西逸乃遣兵固守滏口以

防之復上書曰臣前以二州頻反大軍喪敗河北無援實慮南侵故令精騎三千出援相州京師影響斷其南望賊聞此衆當亦息圖使還奉勅云念生梟勦寶貨受擒醜奴明達並送誠款三輔告謐關隴載寧費穆虎旅大翦妖蠻兩絳狂蜀漸已稽顙又承北海王顥率衆二萬出鎮相州北海皇孫名位崇重鎮撫鄴城實副羣望惟願廣其配衣及機早遣今關西雖平兵未可役山南隣賊理無發召王師雖衆頻被淮北人情危怯實謂難用若不更思方略無以萬全如臣愚量蠕蠕主阿那瓌荷國厚恩未應忘報求乞一使慰喻那瓌卽遣發兵東



引直趣下口揚威振武以躡其背北海之軍鎮撫相部  
嚴加警備以當其前臣麾下雖少輒盡力命自井陘以  
北隘口以西分防險要攻其肘腋葛榮雖并洛周威恩  
未著人類差異形勢可分於是榮遂嚴勒部曲廣召義  
勇北捍馬邑東塞井陘尋屬肅宗崩事出倉卒榮聞之  
大怒謂鄭儼徐紇爲之與元天穆等密議稱兵入匡朝  
廷討定之乃抗表曰伏承大行皇帝背棄萬方奉諱號  
踴五內摧剝仰尋詔旨實用驚惋今海內草草異口一  
言皆云大行皇帝鳩毒致禍臣等外聽訟言內自追測  
去月二十五日聖體康愈至於二十六日奄忽昇遐卽

事親望實有所惑且天子寢疾侍臣不離左右親貴名  
醫瞻仰息狀面奉音旨親承顧託豈容不豫初不召醫  
崩棄曾無親奉欲使天下不爲恠愕四海不爲喪氣豈  
可得乎復皇后女生稱爲儲兩疑惑朝野虛行慶宥宗  
廟之靈見欺兆民之望已失使七百危於累卵社稷墜  
於一朝方選君嬰孩之中寄治乳抱之日使姦豎專朝  
賊臣亂紀惟欲指影以行權假形而弄詔此則掩眼捕  
雀塞耳盜鍾今秦隴塵飛趙魏霧合寶寅醜奴勢逼幽  
雍葛榮就德憑陵河海楚兵吳卒密邇在郊古人有言  
邦之不臧隣之福也一旦聞此誰不闕闕竊惟大行皇



帝聖德馭宇繼體正君猶邊烽迭舉妖寇不滅況今從  
佞臣之計隨親戚之談舉潘嬪之女以誑百姓奉未言  
之兒而臨四海欲使海內安又愚臣所未聞也伏願留  
聖善之慈回須臾之慮照臣忠誠錄臣至款聽臣赴闕  
預參大議問侍臣帝崩之由訪禁旅不知之狀以徐鄭  
之徒付之司敗雪同天之恥謝遠近之怨然後更召宗  
親推其年德聲副選適改承寶祚則四海更蘇百姓幸  
甚於是遂勒所統將赴京師靈太后甚懼詔以李神軌  
爲大都督將於大行杜防榮抗表之始遣從子天光親  
信奚毅及倉頭王相入洛與從弟世隆密議廢立天光

乃見莊帝具論榮心帝許之天光等還北榮發晉陽猶  
疑所立乃以銅鑄高祖及咸陽王禧等六王子孫像成  
者當奉爲主惟莊帝獨就師次河內重遣王相密來奉  
迎帝與兄彭城王劭弟始平王子正於高渚潛渡以赴  
之榮軍將士咸稱萬歲於時武泰元年四月九日也十  
一日榮奉帝爲主詔以榮爲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  
軍事大將軍開府兼尚書令領軍將軍領左右太原王  
食邑二萬戶十二日百官皆朝於行宮十三日榮惑武  
衛將軍費穆之說乃引迎駕百官於行宮西北云欲祭  
天朝士旣集列騎圍遶責天下喪亂明帝卒崩之由云



皆緣此等貪虐不相匡弼所致因縱兵亂害王公卿士  
皆斂手就戮死者千三百餘人皇弟皇兄並亦見害靈  
太后少主其日暴崩榮遂有大志令御史趙元則造禪  
文遣數十人遷帝於河橋至夜四更中復奉帝南還營  
幕帝憂憤無計乃令人喻旨於榮曰帝王迭襲盛衰無  
常既屬屯運四方瓦解將軍杖義而起前無橫陳此乃  
天意非人力也我本相投規存性命帝王重位豈敢妄  
希直是將軍見逼權順所請耳今璽運已移天命有在  
宜時卽尊號將軍必若推而不居存魏社稷亦任夏釋  
親賢共相輔戴榮既有異圖遂鑄金爲已像數四不成

時幽州人劉靈助善卜占爲榮所信言天時人事必不  
可介榮亦精神恍惚不自支持久而方悟遂便愧悔於  
是獻武王榮外兵參軍司馬子如等切諫陳不可之理  
榮曰愆誤若是惟當以死謝朝廷今日安危之機計將  
何出獻武王等曰未若還奉長樂以安天下於是還奉  
莊帝十四日輿駕入宮于時或云榮欲遷都晉陽或云  
欲肆兵大掠迭相驚恐人情駭震京邑士子不一存幸  
皆逃竄無敢出者直衛空虛官守廢曠榮聞之上書曰  
臣世荷蕃寄征討累年奉忠王室志存效死直以太后  
淫亂孝明暴崩遂率義兵扶立社稷陛下登祚之始人



情未安大兵交際難可齊一諸王朝貴橫死者衆臣今粉軀不足塞往責以謝亡者然追榮褒德謂之不朽乞降天慈微申私責無上王請追尊帝號諸王刺史乞贈三司其位班三品請贈令僕五品之官各贈方伯六品已下及白民贈以鎮郡諸死者無後聽繼卽授封爵均其高下節級別科意存亡有慰生死詔曰覽表不勝鯁塞朕德行無意茲酷濫尋繹往事實切於懷可如所表自茲已後贈終叨濫庸人賤品動至大官爲識者所不貴武定中齊文襄王始革其失追褒有典焉榮啓帝遣使循城勞問於是人情遂安朝士逃亡者亦稍

來歸闕榮又奏請番直朔望之日引見三公令僕尚書九卿及司州牧河南尹洛陽河陰執事之官參論國治經綸王道以爲常式五月榮還晉陽七月詔曰乾坤統物星象贊其功皇王御運股肱匡其業是以周道中缺齊晉立濟世之忠殷祚或虧彭韋振救時之節自前朝失御厄運荐臻太原王榮爰戴朕躬推臨萬國勳踰伊霍功格二儀王室不壞伊人是賴可柱國大將軍兼錄尚書事餘如故時葛榮將向京師衆號百萬相州刺史李神軌閉門自守賊鋒已過汲郡所在村塢悉被殘略榮啓求討之九月乃率精騎七千馬皆有副倍道兼行



東出滏口葛榮爲賊旣久橫行河北時衆寡非敵議者謂無制賊之理葛榮聞之喜見於色乃令其衆曰此易與耳諸人俱辦長繩至便縛取葛榮自鄴以北列陳數十里箕張而進榮潛軍山谷爲奇兵分督將已上三人爲一處處有數百騎令所在揚塵鼓譟使賊不測多少又以人馬逼戰刀不如棒密勒軍士馬上各齎神棒一枚置於馬側至於戰時不聽斬級以棒棒之而已慮廢騰逐也乃分命壯勇所當衝突號令嚴明戰士同奮榮身自陷陳出於賊後表裏合擊大破之於陳擒葛榮餘衆悉降榮以賊徒旣衆若卽分割恐其疑懼或更結聚

乃普告勒各從所樂親屬相隨任所居止於是羣情喜悅登卽四散數十萬衆一朝散盡待出百里之外乃始分道押領隨便安置咸得其宜擢其渠帥量才授用新附者咸安時人服其處分機速乃檻車送葛榮赴闕詔曰功格天地錫命之位必崇道濟生民褒賞之名宜大是以有莘贊亳不次之號爰歸涓叟翼周殊世之班載集況導源積石襲構崑山門踵英猷河成鴻業抗高天之摧柱振厚地之絕維德冠五侯勳高九伯者哉太原王榮代荷蕃寵世載忠烈入匡頽運出勦元兇使積年之霧倏焉滌蕩數載之塵一朝清謐燕恒旣泰趙魏還



蘇比績況功古今莫二若不式稽舊典增是禮數將何以昭德報功遠明國範可大丞相都督河北畿外諸軍事增邑一萬戶通前三萬餘官悉如故初榮之將討葛榮也軍次襄垣遂令軍士列圍大獵有雙兔起於馬前榮乃躍馬彎弓而誓之曰中之則擒葛榮不中則否旣而並應弦而殪三軍咸悅及破賊之後卽命立碑於其所號雙兔碑榮將戰之夜夢一人從葛榮索千牛刀而葛榮初不肯與此人自稱我是道武皇帝汝何敢違葛榮乃奉刀此人手持授榮旣寤而喜自知必勝又詔曰我皇魏道契神元德光靈範源先二象化穆五才三曆

與日月惟休金鼎共乾坤俱永而正光之末皇運時屯百揆咸亂九宮失叙朝野撫膺士女嗟怨遂使四海土崩九區瓦解逾賊杜周虔劉燕代妖寇葛榮假噬魏趙常山易水戎鼓夜驚冰井叢臺胡塵晝合朔南久已丘墟河北殆成灰燼宗廟懷匪安之慮社稷急不測之憂大丞相太原王榮道鏡域中德光區外神昭藏往思實知來義踵先勳忠資曩烈遂能大建義謀收集忠勇熊羆競逐虎豹爭先軒翥南溟搏風北極氣震林原勢動山岳弔民伐罪殲此鯨鯢戮卒多於長平積器高於熊耳秦晉聞聲而喪膽齊莒側聽而警息中興之業是乎



再隆太平之基茲焉更始雖復伊霍宣翼之功桓文崇  
贊之道何足以髣髴鴻蹤比勳盛烈道格普天仁沾率  
土振古以來未有其比若不廣錫山河大開土宇何以  
表大義之崇高標盛德之廣遠可以冀州之長樂相州  
之南趙定州之博陵滄州之浮陽平州之遼西燕州之  
上谷幽州之漁陽等七郡各萬戶通前滿十萬戶爲太  
原國邑又進位太師餘如故建義初北海王元顥南奔  
蕭衍衍乃立爲魏主資以兵將時邢杲寇亂二齊與顥  
應接朝廷以顥孤弱不以爲慮永安三年春詔大將軍  
元穆先平齊地然後回師征顥顥以大軍未還乘虛徑

進旣陷梁國鼓行而西滎陽虎牢並皆不守五月車駕  
出幸河北事出不虞天下改望滎聞之卽時馳傳朝行  
宮於上黨之長子行其部分輿駕於是南轅滎爲前驅  
旬日之間兵馬大集資糧器仗繼踵而至天穆旣平邢  
杲亦渡河以會車駕顥都督宗正珍孫河內太守元襲  
固守不降滎攻而剋之斬珍孫元襲以狗帝幸河內城  
滎與顥相持於河上顥令都督安豐王延明緣河據守  
滎旣未有舟船不得卽渡議欲還北更圖後舉黃門郎  
楊侃高道穆等並謂大軍若還失天下之望固執以爲  
不可語在侃等傳屬馬渚諸楊云有小船數艘求爲鄉



導榮乃令都督介朱兆等率精騎夜濟登岸奮擊顯子  
領軍將軍冠受率馬步五千拒戰兆大破之臨陳擒冠  
受延明聞冠受見擒遂自逃散顯便率麾下南奔事在  
其傳車駕渡河入居華林園詔曰周武奉時藉十亂以  
纂曆漢祖先天資三傑以除暴理民濟治斯道未爽使  
持節柱國大將軍大丞相太原王榮蘊伏風煙抱含日  
月摠奇正以成術兼文武而爲資昔處亂朝韜光戢翼  
秣馬冀北厲兵晉陽佇龍顏而振腕想日角以歎息忠  
勇奮發虎士如林義功始立所向風靡故能芟夷羣惡  
振此頽綱俾朕寡昧獲承鴻緒雖大位克正而衆盜未

息葛榮跋扈仍亂中原建旗伐罪授首殲馘元顯凶頑  
構成巨釁阻弄吳楚虧汗宗社朕徒御北徂劬勞鞍甲  
王聞難星奔一舉大定下洽民和上匡王室鴻勳巨績  
書契所未紀飲至策勳事絕於此況非常之功必有非  
常之賞可天柱大將軍此官雖訪古無聞今員未有太  
祖已前增置此號式遵典故用錫殊禮又宜開土字可  
增封十萬通前二十萬加前後部羽葆鼓吹餘如故榮  
尋還晉陽先是葛榮枝黨韓婁仍據幽平二州榮遣都  
督侯淵討斬之時賊帥万俟醜奴蕭寶夤擁衆幽涇兇  
勢日盛榮遣其從子天光爲雍州刺史令率都督賀拔



岳侯莫陳悅等總衆入關討之天光旣至雍州以衆少不敵逡巡未集榮大怒遣其騎兵參軍劉貴馳驛詣軍加天光杖罰天光等大懼乃進討連破之擒醜奴寶夤並檻車送闕天光又擒王慶雲乃侯道樂關西悉平於是天下大難便以盡矣榮性好獵不舍寒暑至於列圍而進必須齊一雖遇阻險不得回避虎豹逸圍者坐死其下甚苦之太宰元天穆從容謂榮曰大王勳濟天下四方無事惟宜調政養民順時蒐狩何必盛夏馳逐傷犯和氣榮便攘肘謂天穆曰太后女主不能自正推奉天子者此是人臣常節葛榮之徒本是奴才乘時作亂

妄自署假譬如奴走擒獲便休頃來受國大寵未能開拓境土混一海內何宜今日便言勳也如聞朝士猶自寬縱今秋欲共兄戒勒士馬校獵嵩原令貪汚朝貴人圍搏虎仍出魯陽歷三荆悉擁生蠻北填六鎮回軍之際因平汾胡明年簡練精騎分出江淮蕭衍若降乞萬戶侯如其不降徑渡數千騎便往縛取待六合寧一八表無塵然後共兄奉天子巡四方觀風俗布政教如此乃可稱勳耳今若止獵兵士懈怠安可復用也榮身雖居外恒遙制朝廷廣布親戚列爲左右伺察動靜大小必知或有僥倖求官者皆詣榮承候得其啓請無不遂



之曾關補定州曲陽縣令吏部尚書李神儁以階懸不  
奉別更擬人榮聞大怒卽遣其所補者往奪其任榮使  
入京雖復微蔑朝貴見之莫不傾靡及至闕下未得通  
奏恃榮威勢至乃忿怒榮曾啓北人爲河南諸州莊帝  
未許天穆人見面啓曰天柱既有大功若請普代天下  
官屬恐陛下亦不得違之如何啓數人爲州便停不用  
帝正色曰天柱若不爲人臣朕亦須代如其猶存臣節  
無代天下百官理此事復何足論榮聞所啓不允大爲  
恚恨曰天子由誰得立今乃不用我語莊帝外迫於榮  
恒怏怏不悅兼懲榮河陰之事恐終難保又城陽王徽

侍中李彧等欲擅威權唯榮害之復相聞構日月滋甚  
於是莊帝密有圖榮之意三年九月榮啓將入朝朝士  
慮其有變莊帝又畏惡之榮從弟世隆與榮書勸其不  
來榮妻北鄉郡長公主亦勸不行榮並不從帝旣圖榮  
榮至入見卽欲告之以天穆在并恐爲後患故隱忍未  
發榮之人洛有人告榮云帝欲圖之榮卽具奏帝曰外  
人告云亦言王欲害我我豈信之於是榮不自疑每入  
謁帝從人不過數十又皆挺身不持兵仗及天穆至帝  
伏兵於明光殿東廊引榮及榮長子菩提天穆等俱入  
坐定光祿少卿魯安典御李侃晞等抽刀而至榮窘迫



起投御坐帝先橫刀膝下遂手刃之安等亂斫榮與天  
穆菩提同時俱死榮時年三十八於是內外喜叫聲滿  
京城既而大赦前廢帝初世隆等得志乃詔曰故使持節  
侍中都督河北諸軍事天柱大將軍大丞相太師領左  
右兼錄尚書北道大行臺太原王榮功濟區夏誠貫幽  
明天不愆遺奄從物化追終褒績列代通謨紀德銘勳  
前王令範可贈假黃鉞相國錄尚書事司州牧使持節  
侍中將軍王如故又詔曰故假黃鉞持節侍中相國錄  
尚書都督中外諸軍事天柱大將軍司州牧太原王榮  
惟岳降靈應期作輔功侔伊霍德契桓文方籍棟梁永

康國命道長運短震悼兼深前已褒贈用彰厥美然禮  
數弗窮文物有闕遠近之望猶或未盡宜循舊典更加  
殊錫可追號爲晉王加九錫給九旒鑿輅虎賁班劍三  
百人輜輶車準晉太宰安平獻王故事諡曰武詔曰武  
泰之末乾樞中圯丕基寶命有若綴旒晉王榮固天所  
縱世秉忠誠一匡邦國再造區夏俾我頽綱於斯復振  
雖勳銘王府德被管絃而從祀之禮於茲尚闕非所以  
酬懋賞於當時騰殊績於不朽宜遵舊典配享高祖廟  
庭

菩提肅宗末拜羽林監尋轉直閣將軍孝莊初以榮翼



戴之勳超授散騎常侍平北將軍中書令轉太常卿遷  
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特進死時年十四  
前廢帝初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司徒公冀州刺史諡曰  
惠

菩提弟義羅孝莊初除散騎常侍武衛將軍初襲爵梁  
郡公又進爵為王尋卒贈侍中車騎將軍司空公雍州  
刺史

義羅弟文殊建義初封平昌郡開國公進爵為王孝靜  
初轉襲榮爵太原王薨於晉陽時年九歲

文殊弟文暢初封昌樂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以榮破

葛賊之勳進爵為王增邑千戶超授散騎常侍撫軍將  
軍後除肆州刺史仍本將軍加開府儀同三司武定三  
年春坐與前東郡太守任曹等謀反伏誅時年十八

文暢弟文略襲爵梁郡王武定末撫軍將軍光祿大夫  
史臣曰太祖撫運乘時奄開王業世祖以武功一海內

高祖以文德革天下世宗之後政道頗虧及明皇幼沖  
女主南面始則于忠專恣繼以元義權重握賞罰之柄

擅生殺之威榮悴在親疎貴賤由離合附會者結之以  
子女進趨者要之以金帛且佞諛用事功勤不賞居官

肆其聚斂乘勢極其陵暴於是四海囂然已有羣飛之



漸矣逮於靈后反政宜淫於朝鄭儼手運天機口吐王制李軌徐紇刺促以求先元略元徽啞咿以競入私利畢舉公道盡亡遐邇怨憤天下鼎沸傾覆之徵於此至矣余朱榮緣將帥之列藉部眾之用屬肅宗暴崩民怨神怒遂有匡頽拯敝之志援主逐惡之圖蓋天啓之也於是上下離心文武解體咸企忠義之聲俱聽桓文之舉勞不汗馬朝野靡然扶翼懿親宗祏有主祀魏配天不殞舊物及夫擒葛榮誅元顥戮邢杲翦韓婁醜奴寶寅咸梟馬市此諸魁者或據象魏或僭號令人謂秉皇符身各謀帝業非徒鼠竊狗盜一城一聚而已苟非榮之

致力剋夷大難則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也然則榮之功烈亦已茂乎而始則希覬非望睥睨宸極終乃靈后少帝沈流不反河陰之下衣冠塗地此其所以得罪人神而終於夷戮也向使榮無姦忍之失脩德義之風則彭韋伊霍夫何足數至於末迹見猜地逼貽斃斯則崩通致說於韓王也



自安帝出流不又阮...  
之衣然亦白其乎而故...  
廷大以夷大藥以不味幾人

魏書卷七十五

列傳第六十三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李廷機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方從哲等奉

勅重校刊

余朱兆 余朱彥伯 余朱度律 余朱天光

余朱兆字萬仁榮從子也少驍猛善騎射手格猛獸躡  
捷過人數從榮遊獵至於窮巖絕澗人所不能升降者  
兆先之榮以此特加賞愛任為爪牙榮會送臺使見二  
鹿乃命兆前止授二箭曰可取此鹿供今食也遂停馬  
構火以待之俄然兆獲其一榮欲矜夸使人責兆曰何



不盡取杖之五十後以軍功除平遠將軍步兵校尉榮  
之入洛兆兼前鋒都督及孝莊即阼特除中軍將軍金  
紫光祿大夫又假驍騎將軍建興太守尋除  
騎將軍武衛將軍左光祿大夫都督潁川郡開國公食  
邑千二百戶後從上黨王天穆討平邢杲及元顥之屯  
於河橋榮遣兆與賀拔勝等自馬渚西夜渡數百騎襲  
擊顥子冠受擒之又進破安豐王延明顥於是退走莊  
帝還宮論功除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增邑  
八百戶為汾州刺史復增邑一千戶尋加侍中驃騎大  
將軍又增邑五百戶及介朱榮死也兆自汾州率騎據

晉陽元暉立授兆大將軍爵為王兆與世隆等定謀攻  
洛兆遂率眾南出進達太行大都督源子恭下都督史  
作龍開壘降兆子恭退走兆輕兵倍道從河梁西涉渡  
掩襲京邑先是河邊人夢神謂已曰介朱家欲渡河用  
爾作灑波津令為之縮水脉月餘夢者死及兆至有行  
人自言知水淺處以草往往表插而導道焉忽失其所  
在兆遂策馬涉渡是日暴風鼓怒黃塵漲天騎叩宮門  
宿衛乃覺變兮欲射袍撥弦矢不得發一時散走帝步  
出雲龍門外為兆騎所繫幽於永寧佛寺兆撲殺皇子  
汗辱妃嬪縱兵虜掠停洛旬餘先令衛送莊帝於晉陽



兆後於河梁監閱財貨遂害帝於五級寺初兆將向洛也遣使招齊獻武王欲與同舉王時爲晉州刺史謂長史孫騰曰臣而伐君其逾已甚我今不往彼必致恨卿可往申吾意但云山蜀未平今方攻討不可委之而去致有後憂定蜀之日當隔河爲犄角之勢如此報之以觀其趣騰乃詣兆及之於并州大谷具申王言兆殊不悅且曰還白高兄弟有吉夢今段之行必有剋獲騰問王夢如何兆荅曰吾比夢吾亡父登一高堆堆旁之地悉皆耕熟唯有馬蘭草株往往猶在吾父問言何故不拔左右云堅不可去吾父顧我令下拔之吾手所至無

不盡出以此而言往必有利騰還具報王曰兆等猖狂無兵犯上吾今不同猜忌成矣勢不可反事今朱今也南行天子列兵河上兆進不能渡退不得還吾乘山東下出其不意此徒可以一舉而擒俄而兆剋京師孝莊幽繫都督尉景從兆南行以書報王王得書大驚召騰示之曰卿可馳驛詣兆示以謁賀密觀天子今在何處爲隨兆軍府爲別送晉陽脫其途并卿宜馳報吾當於路邀迎唱大義於天下騰晨夜驅馳已遇帝於中路王時率騎東轉聞帝已渡於是西還仍與兆書陳其福禍不宜害天子受惡名兆怒不納帝遂暴崩初榮旣死莊



帝詔河西人紇豆陵步蕃等令襲秀容兆入洛後步蕃  
兵勢甚盛南逼晉陽兆所以不戰留洛回師禦之兆雖  
驍果本無策略頗爲步蕃所敗於是部勒士馬謀出山  
東令人頻徵獻武王於晉州乃分三州六鎮之人令王  
統領旣分兵別營乃引兵南出以避步蕃之銳步蕃至  
於樂平郡王與兆還討破之斬步蕃於秀容之石鼓山  
其衆退走兆將數十騎詣王通夜宴飲後還營招王王  
知兆難信未能顯示將欲詣之臨上馬長史孫騰率衣  
而止兆乃隔水責罵騰等於是各去王還自襄垣東出  
兆歸晉陽及前廢帝立授兆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

軍事柱國大將軍領軍將軍領左右并州刺史兼錄尚  
書事大行臺又以兆爲天柱大將軍兆謂人曰此是叔  
父終官我何敢受遂固辭不拜尋加都督十州諸軍事  
世襲并州刺史齊獻武王之剋殷州也兆與仲遠度律  
約共討之仲遠度律次於陽平北出井陘屯於廣阿衆  
號十萬王廣縱反間或云世隆兄弟謀欲害兆復言兆  
與王同圖仲遠等於是兩不相信各致猜疑徘徊不進  
仲遠等頻使斛斯椿賀拔勝往喻之兆輕騎三百來就  
仲遠同坐幕下兆性麤獷意色不平手舞馬鞭長嘯疑  
望深疑仲遠等有變遂趨出馳還仲遠遣椿勝等追而



曉譬兆遂拘縛將還經日放遣仲遠等於是奔退王乃  
進擊兆兆軍大敗兆與仲遠度律遂相疑阻久而不和  
世隆請前廢帝納兆女爲后兆乃大喜世隆厚禮喻兆  
赴洛深示卑下隨其所爲無敢違者兆與天光度律更  
自信約然後大會於韓陵山戰收復晉陽遂大掠并  
州城內獻武王自鄴進討之兆遂走於秀容王又追擊  
度赤洪嶺破之衆並降散兆竄於窮山殺所乘馬自縊  
於樹王收而葬之兆果於戰鬪每有征伐常居鋒首當  
時諸將伏其材力而麤脫少智無將領之能榮雖奇其  
膽決然每云兆不過將三千騎多則亂矣

兆弟智虎前廢帝封爲安定王驃騎大將軍肆州刺史  
開府儀同三司與兆俱走獻武王擒之於梁郡岢嵐南  
山赦之後死於晉陽

朱彥伯榮從弟也祖侯真高祖時并安二州刺史始  
昌侯父買珍世宗時武衛將軍出爲華州刺史彥伯性  
和厚釋褐奉朝請累遷奉車都尉爲宗府長史元暉立  
以爲侍中前廢帝潛默龍花佛寺彥伯敦喻往來尤有  
勤款廢帝旣立朱兆以已不預謀大爲忿恚將攻世  
隆詔令華山王鷲兼尚書僕射北道大使尉喻兆兆猶  
不釋世隆復遣彥伯自往喻之兆乃止及還帝醢彥伯



於顯陽殿時侍中源子恭黃門郎竇瑗並侍坐彥伯曰  
源侍中比爲都督與臣相持於河內當爾之時旗鼓相  
望眇如天隔寧期同事陛下今日之歡也子恭曰蒯通  
有言犬吠非其主他日之事永安猶今日之事陛下耳  
帝曰源侍中可謂有射鈎之心也遂令二人極醉而罷  
尋除使持節驃騎大將軍右光祿大夫馬場大都督封  
博陵郡開國公後進爵爲王又遷司徒于時炎旱有勸  
彥伯解司徒者乃上表遜位詔許之俄除儀同三司侍  
中彥伯於兄弟之中差無過患天光等敗於韓陵彥伯  
欲領兵屯河橋以爲聲勢世隆不從及張勸等掩襲世

隆彥伯時在禁直從長孫稚等於神虎門啓陳齊獻武  
王義功旣振將除介朱廢帝令舍人郭崇報彥伯知彥  
伯狼狽出走爲人所執尋與世隆同斬於閭闔門外懸  
首於斛斯椿門樹傳首於齊獻武王先是洛中謠曰三  
月末四月初揚灰簸土覓真珠又曰頭去項脚根齊驅  
上樹不須梯至是並驗

彥伯弟仲遠頗知書計肅宗末年介朱榮兵威稍盛諸  
有啓謁率多見從而仲遠摹寫榮書又刻榮印與尚書  
令史通爲姦詐造榮啓表請人爲官大得財貨以資酒  
色落魄無行及孝莊卽阼除直寢寧遠將軍步兵校尉



尋特除平北將軍建興太守頓丘縣開國侯邑五百戶  
後加散騎常侍及改郡立州遷使持節車騎將軍建州  
刺史加侍中進爵為公增邑五百戶尋改封清河郡又  
加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轉使持節本將軍徐州刺  
史兼尚書左僕射三徐州大行臺尋進督三徐州諸軍  
事餘如故仲遠上言曰將統參佐人數不足事須在道  
更僕以克其員竊見比來行臺採募者皆得權立中正  
在軍定第斟酌授官今求兼置權濟軍要詔從之於是  
隨情補授肆意聚斂余朱榮死仲遠勒眾來向京師攻  
陷西兗州將逼東郡莊帝詔諸督將絡繹進討並為仲

遠所敗又詔都督鄭先護及右衛將軍賀拔勝共討之  
勝戰不利仍降仲遠尋余朱兆入洛先護眾散而走前  
廢帝立除使持節侍中都督三徐二兗諸軍事驃騎大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徐州刺史東道大都督大行臺進  
爵彭城王尋加大將軍又兼尚書令竟不之州遂鎮於  
大梁仲遠遣使請準朝式在軍鳴騶帝覽啓笑而許之  
其肆情如此復進督東道諸軍本將軍兗州刺史餘如  
故仲遠天性貪暴太宗富族誣之以反殺其家口簿籍  
財物皆以入己丈夫死者投之河流如此者不可勝數  
諸將婦有美色者莫不被其淫亂自榮陽以東輸稅悉



入其軍不送京師時天光控關右仲遠在大梁兆據并州世隆居京邑各自專恣權彊莫比焉所在並以貪虐為事於是四方解體又加大宰解大行臺仲遠專恣尤劇方之彥伯世隆最為無禮東南牧守下至民俗比之豺狼特為患苦後移屯東郡率眾與度律等拒齊獻武王余朱兆領騎數千自晉陽來會軍次陽平王縱以間說仲遠等迭相猜疑狼狽遁走後與天光等於韓陵戰敗南走東郡仍奔蕭衍死於江南

仲遠弟世隆字榮宗肅宗末為直齋轉直寢後兼直閣加前將軍余朱榮表請入朝靈太后惡之令世隆詣晉

陽慰喻榮榮因欲留之世隆曰朝廷疑兄故令世隆來今若遂住便有內備非計之善者榮乃遣之榮舉兵南出世隆遂遁走會榮於上黨建義初除給事黃門侍郎莊帝即位乃特除侍中領軍將軍左衛將軍領左右肆州大中正封樂平郡開國公食邑一千二百戶又除車騎將軍兼領軍俄授左光祿大夫兼尚書右僕射尋即真元顥逼大梁詔假儀同三司前軍都督鎮虎牢世隆不關世事無將帥之略顥既剋榮陽擒行臺陽回世隆懼而遁還莊帝倉卒北巡世隆之罪也駕在河內假驃騎大將軍行臺右僕射都督相州諸軍事相州刺史當州



都督及車駕還宮除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攝選左右廂出入又以停年格取士頗爲猥滯所稱又請解侍中詔加散騎常侍莊帝之將圖尗朱榮也或有榜世隆門以陳其狀者世隆封以呈榮勸其不入榮自恃威彊不以爲意遂手毀密書唾地曰世隆無膽誰敢生心及榮死世隆奉榮妻燒西陽門率衆夜走北攻河橋殺武衛將軍奚毅率衆還戰大夏門外朝野震懼憂在不測莊帝遣前華陽太守段育慰喻世隆斬之以徇會李苗燒絕河梁世隆乃北遁建州刺史陸希質閉城拒守世隆攻剋之盡殺城人以肆其忿及至長子與度律等共

推長廣王曄爲主曄以世隆爲開府儀同三司尚書令樂平郡王加大傅行司州牧增邑五千戶先赴京師會兆於河陽兆旣平京邑自以爲功讓世隆曰叔父在朝多時耳目應廣如何不知不聞今天柱受禍按劔瞋目聲色甚厲世隆遜辭拜謝然後得已世隆深恨之時仲遠亦自滑臺入京世隆與兄弟密謀以元曄疎遠欲推立前廢帝而尗朱度律意在竇炬乃曰廣陵不言何以主天下世隆兄彥伯密相敦喻乃與度律同往龍花佛寺觀之後知能語遂行廢立初世隆之爲僕射自憂不了乃取尚書文簿在家省閱性聰解積十餘日然後視



事又畏介朱榮威深自克勉留心凡案傍接賓客遂有解了之名榮死之後無所顧憚及爲尚書令常使尚書郎宋遊道邢昕在其宅聽視事東西別坐受納訴訟稱命施行其專恣如此既總朝政生殺自由公行淫佚無復畏避信任羣小隨其與奪又欲收軍人之意加汎除授皆以將軍而兼散職督將兵吏無虛號者自此五等大夫遂致猥濫又無員限天下賤之武定中齊文襄奏皆罷於是始革其弊世隆兄弟羣從各擁彊兵割剝四海極其暴虐姦諂蛆酷多見信用溫良名士罕預腹心於是天下之人莫不厭毒世隆尋讓太傅改授太保又

固辭前廢帝特置儀同三師之官次上公之下以世隆爲之贈其父買珍使持節侍中相國錄尚書事都督定相青齊濟五州諸軍事大司馬定州刺史及齊獻武王起義兵仲遠度律等愚戇恃彊不以爲慮而世隆獨深憂恐及天光戰敗世隆請出收兵前廢帝不許世隆令其外兵參軍陽叔淵單騎馳赴北中簡關敗衆以次內之而斛斯椿未得入城詭說叔淵曰天光部下皆是西人聞其欲掠京邑遷都長安宜先內我以爲其備叔淵信而內之椿旣至橋盡殺世隆黨附令行臺長孫稚詣闕奏狀別使都督賈智張勸率騎掩執世隆與兄彥伯



俱斬之時年三十三初世隆曾與吏部尚書元世儁握  
梁忽聞局上歛然有聲一局之子盡皆創立世隆甚惡  
之世隆又曾晝寢其妻奚氏忽見有一人持世隆首去  
奚氏驚怖就視而世隆寢如故也既覺謂妻曰向夢人  
斷我頭去意殊不適又此年正月晦日令僕並不上省  
西門不開忽有河內太守田怙家奴告省門亭長云今  
且爲令王借車牛一乘終日於洛濱遊觀至晚王還省  
將軍出東掖門始覺車上無褥請爲記識時世隆封王  
故呼爲令王亭長以令僕不上西門不開無車入省兼  
無車跡此奴固陳不已公文列訴尚書都令史謝遠疑

謂妄有假借白世隆付曹推檢時都官郎穆子容窮究  
之奴言初來時至司空府西欲向省令王嫌遲遣二防  
閣捉儀刀催車車入到省西門王嫌牛小繫於闕下槐  
樹更將一青牛駕車令王著白紗高頂帽短黑色儂從  
皆裙襦袴褶握板不似常時章服遂遣一吏將奴送入  
省中廳事東閣內東廂第一屋中其屋先常閉籥子容  
以西門不開忽言從入此屋常閉奴言在中詰其虛罔  
奴云此屋若閉求得開看屋中有一板牀牀上無席大  
有塵土兼有一甕米奴拂牀而坐兼畫地戲弄甕中之  
米亦握看之定其閉者應無事驗子容與謝遠自入看



之戶閉極久全無開跡及入拂林畫地蹤緒歷然米亦符同方知不謬具以此對世隆悵然意以為惡未幾見誅

世隆弟世承莊帝初為寧朔將軍步兵校尉樂城縣開國伯又特除撫軍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左衛將軍尋加侍中領御史中尉世承人才猥劣備員而已及元顥內逼詔世承守轅轅世隆棄虎牢不暇追告尋為元顥所擒齧殺之莊帝還宮贈使持節都督冀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司徒冀州刺史追封趙郡公

世承弟弼字輔伯前廢帝初為散騎常侍左衛將軍封

朝陽縣開國伯又除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領左右改

封河間郡公尋為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

史天光等之赴韓陵也世隆以其府長史房謨兼尚書

為齊州行臺召募士馬以趣四瀆闕弼總東陽之眾亦

赴亂城疑揚聲北渡以為犄角之勢及天光等敗弼乃

還州世隆既擒弼欲奔蕭衍數與左右割臂為約弼帳

下都督馮紹隆為弼信待乃說弼曰今方同契闊須更

約盟宜可當心瀝血示眾以信弼乃從之遂大集部下

弼乃踞胡牀令紹隆持刀披心紹隆因推刃殺之傳首

京師



余朱度律榮從父弟也鄙朴少言爲統軍從榮征伐莊  
帝初除安西將軍光祿大夫封樂鄉縣開國伯尋轉安  
北將軍朔州刺史復除軍州刺史後加散騎常侍右衛  
將軍又除衛將軍左光祿大夫兼京畿大都督榮死與  
世隆赴晉陽元暉之立以度律爲太尉公四面大都督  
封常山王與余朱兆入洛兆還晉陽留度律鎮京師前  
廢帝時爲使持節侍中大將軍太尉兼尚書令東北道  
大行臺與仲遠出拒義旗齊獻武王問之與余朱兆遂  
相疑貳自敗而還度律雖在軍戎聚斂無厭所至之處  
爲百姓患毒其母山氏聞度律敗遂恚憤而發病及度

律至母責之曰汝旣荷國恩無狀反叛我何忍見他屠  
戮汝也言終而卒時人怪異之後解大行臺總隸長孫  
稚戰於韓陵敗還斛斯椿先據河梁度律欲攻之會大  
雨晝夜不止士馬疲頓弓矢不得施用途西走於灑波  
津爲人擒執椿囚之送於齊獻武王王送於洛斬之都  
市

余朱天光榮從祖兄子少勇決善弓馬榮親愛之每有  
軍戎事要常預謀策孝昌末榮將擁衆南轉與天光密  
議旣據并肆仍以天光爲都將總統肆州兵馬肅宗崩  
榮向京師以天光攝行肆州委以後事建義初特除撫



軍將軍肆州刺史長安縣開國公食邑一千戶榮將討葛榮留天光在州鎮其根本謂之曰我身不得至處非汝無以稱我心永安中加侍中金紫光祿大夫北秀容第一會長尋轉衛將軍大將軍元天穆東征邢杲詔天光以本官爲使持節假鎮東將軍都督隸天穆討破之元顥入洛天光與天穆會榮於河內榮發之後并肆不  
安詔天光以本官兼尚書僕射爲并肆雲恒朔燕蔚顯汾九州行臺仍爲并州委以安靜之天光至并州部分約勒所在寧輯顥破尋還京師遷驃騎將軍加散騎常侍改封廣宗郡公增邑一千戶仍爲左衛將軍建義元

年夏万俟醜奴僭大號朝廷憂之乃除天光使持節都督雍岐二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雍州刺史率大都督武衛將軍賀拔岳大都督侯莫陳悅等以討醜奴天光初行唯配軍士千人詔發京城已西路次民馬以給之時東雍赤水蜀賊斷路詔侍中楊侃先行曉慰并徵其馬侃雖入慰勞而蜀持疑不下天光遂入關擊破之簡取壯健以克軍士悉收其馬至雍又稅民馬合得萬餘匹以軍人寡少停留未進榮遣責之杖天光一百榮復遣軍士二千人以赴天光令賀拔岳率千騎先驅至岐州界長城西與醜奴行臺尉遲菩薩相遇遂破擒之獲



騎士三千步卒萬餘醜奴棄岐州走還安定置柵於平亭天光發雍至岐與岳合勢於汧渭之間停軍牧馬宣言遠近曰今時將熱非可征討待至秋涼別量進止醜奴每遣窺覘有執送者天光寬而問之仍便放遣免者傳其待秋之言醜奴謂以爲實分遣諸軍散營農稼在岐州之北百里涇川使其太尉侯伏侯元進領兵五千據險立柵且耕且守在其左右千人已下爲一柵者乃復數處天光知其勢分遂密嚴備晡時潛遣輕騎先行斷路以防賊知於後諸軍盡發昧旦攻圍元進大柵按之諸所俘執並皆放散須臾之間左右諸柵悉來歸款

前去涇州百八十里通夜徑進後日至城賊涇州刺史侯幾長貴疑仍以城降醜奴棄平亭而走欲趨高平天光遣岳輕騎急追明日及醜奴於平涼長平坑一戰擒之天光明便共逼高平城內執送蕭寶夤而降賊行臺万侯道洛率衆六千人入山不下時高平大旱天光以馬乏草乃退於城東五十許里息衆牧馬於是涇幽二夏北至靈州賊黨結聚之類並來歸降天光遣都督長孫邪利率二百人行原州事以鎮之道洛招誘城人來掩襲殺邪利并其所部天光與岳悅等馳赴之道洛出城拒戰暫交便退追殺千餘人道路還走入山城復降



附天光遣慰喻道洛不從乃率衆西依牽屯山據險自守榮責天光失邪利不獲道洛復遣使杖之一百詔降爲散騎常侍撫軍將軍雍州刺史削爵爲侯天光與岳悅等復向牽屯討之天光身討道洛道洛戰敗牽數千騎而走追之不及遂得入隴拔略陽賊帥王慶雲慶雲以道洛驍果絕倫得之甚喜便謂大事可圖乃自稱皇帝以道洛爲大將軍天光欲討之而莊帝頻勅榮復有書以隴中險遠兼天盛暑令待冬月而天光知其可制乃率諸軍入隴至慶雲所居永洛城慶雲道洛出城拒戰天光復射中道洛臂失弓還走破其東城賊遂併趨

西城城中無水衆聚熱渴有人走降言慶雲道洛欲突出死戰天光恐失賊帥燼爨未已乃遣謂慶雲曰力屈如此可以早降若未敢決當聽諸人今夜共議明晨早報而慶雲等莫得小緩待夜突出報天光云請待明日天光因謂曰相知須水今爲小退任取河飲賊衆安悅無復走心天光密使軍人多作木槍各長七尺至黃昏時布立人馬爲防衛之勢周匝立槍要路加厚又伏人槍中備其衝突兼令密縛長梯於城北其夜慶雲道洛果便突出馳馬先進不覺至槍馬各傷倒伏兵便起同時擒獲餘衆皆出城南遇槍而止城北軍士登梯上城



賊徒路窮乞降至明盡收其仗天光岳悅等議悉坑之死者萬七千人分其家口於是三秦河渭瓜涼鄯善咸來款順天光頓軍略陽詔復天光前官爵尋加侍中儀同三司增邑至三千戶秦州城民謀殺刺史駱超超覺走歸天光天光復與岳悅等討平之南秦滑城人謀害刺史辛琛顯琛顯走赴天光天光遣帥臨之往皆剋定初賊帥夏州人宿勤明達降天光於平涼後復北走收聚部類謀為逆攻降人叱干麒麟欲并其眾麒麟請救於天光天光遣岳討之未至明達走於東夏岳聞榮死故不追之仍還涇州以待天光天光亦下隴與岳圖入

洛之策進至雍州比破叛已疑詔遣侍中朱瑞詣天光慰喻天光與岳謀欲令帝外奔別更推立乃頻啓云臣實無異心惟仰奉天顏以申宗門之罪又其下寮屬啓云天光密有異圖願思勝筭以防微意既而莊帝進天京師天光乃輕騎向都見世隆等尋便還雍世隆等議廢元曄更舉親賢遣使告天光天光與定策立前廢帝加開府儀同三司兼尚書令關西大行臺天光出夏州遣將討宿勤明達擒之送洛時費也頭帥紇豆陵伊利万俟受洛干等據有河西未有所附天光以齊獻武王



起兵信都內懷憂恐不復北事伊利等但微遣備之而已又除大司馬於時獻武王義軍轉盛尔朱兆仲遠等既經敗退世隆累使徵天光天光不從後令斛斯椿苦要天光云非王無以能定豈可坐看宗家之滅也天光不得已而東下與仲遠等敗於韓陵斛斯椿等先還於河梁拒之天光既不得渡西北走遇雨不可前進乃執獲之與度律送於獻武王王致於洛斬於都市年三十尔朱專恣分裂天下各據一方天光有定關西之功差不酷暴比之兆與仲遠為不同矣

史臣曰尔朱兆之在晉陽天光之據隴右仲遠鎮捍東

南世隆專秉朝政于時立君廢主易於弈碁慶賞威刑咸出於已若使布德行義憂公忘私脣齒相依同心協力則磐石之固未可圖也然是庸才志識無遠所爭唯權勢所好唯財色譬諸溪壑有甚豺狼天下失望人懷怨憤遂令勅敵得容規間心腹內阻形影外合是以廣阿之役葉落冰離韓陵之戰士崩瓦解一旦殄滅豈不哀哉傳稱師克在和詩云貪人敗類貪而不和難以濟矣



魏書卷七十五終

魏書卷七十六 列傳第六十四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李廷機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方從哲等奉

勅重校刊

盧同 張烈

盧同字叔倫范陽涿人盧玄之族孫父輔字顯元本州

別駕同身長八尺容貌魁偉善於處世太和中起家北

海王詳國常侍稍遷司空祭酒昌黎太守尋為營州長

史仍帶郡入除河南尹丞遷太尉屬會豫州城民白早

生反都督中山王英尚書邢巒等討之詔同為軍司事



平除冀州鎮東府長史遭父憂解任後除司空諮議參軍兼司馬爲營構東宮都將延昌中秦州民反詔同兼通直常侍持節慰諭之多所降下還轉尚書右丞進號輔國將軍以父諱不拜改授龍驤熙平初轉左丞加征虜將軍時相州刺史奚康生徵民歲調皆七八十尺以邀奉公之譽部內患之同於歲祿官給長絹同乃舉按康生度外徵調書奏詔科康生之罪兼褒同在公之績肅宗世朝政稍衰人多竊冒軍功同閱吏部勳書因加檢覆覈得竊階者二百餘人同乃表言竊見吏部勳簿多皆改換乃校中兵奏按竝復乖舛臣聊爾揀練已得

三百餘人明知隱而未露者動有千數愚謂罪雖恩免猶須刊定請遣一都令史與令僕省事各一人總集吏部中兵二局勳簿對勾奏按若名級相應者卽於黃素楷書大字具件階級數令本曹尚書以朱印印之明造兩通一關吏部一留兵局與奏按對掌進則防指洗之僞退則無改易之理從前以來勳書上省唯列姓名不載本屬致令竊濫之徒輕爲苟且今請征職白民具列本州郡縣三長之所其實官正職者亦列名貫別錄歷階仰本軍印記其上然後印縫各上所司統將都督竝皆印記然後列上行臺行臺關太尉太尉檢練精實乃



始關刺省重究括然後奏申奏出之日黃素朱印關付吏部頃來非但偷階昌名改換勳簿而已或一階再取或易名受級凡如此者其人不少良由吏部無簿防塞失方何者吏部加階之後簿不注記緣此之故易生僥倖自今叙階之後名簿具注加補日月尚書印記然後付曹郎中別作抄自印記一如尚書郎中自掌遞代相付此制一行差止姦罔詔從之同又奏曰臣頃奏以黃素爲勳具注官名戶屬及吏部換勳之法事目三條已蒙旨許臣伏思黃素勳簿政可麤止姦僞然在軍虛詐猶未可盡請自今在軍閱簿之日行臺軍司監軍都督

各明立文按處處記之斬首成一階已上卽令給券一紙之上當中大書起行臺統軍位號勳人甲乙斬三賊及被傷成階已上亦具書於券各盡一行當行豎裂其券前後皆起年號日月破某處陳某官某勳印記爲驗一支付勳人一支付行臺記至京卽送門下別函守錄又自遷都以來戎車屢捷所以征勳轉多叙不可盡者良由歲久生姦積年長僞巧吏階緣偷增遂甚請自今爲始諸有勳簿已經奏賞者卽廣下遠近云某處勳判咸令知聞立格酬叙以三年爲斷其職人及出身限內悉令銓除實官及外號隨才加授庶使酬勤者速申立



功者勸事不經久僥倖易息或遭窮難州無中正者不在此限又勳簿之法征還之日卽應申送頃來行臺督將至京始造或一年二歲方上勳書姦偽之原實自由此於今以後軍還之日便通勳簿不聽隔月詔復依行元義之廢靈太后也相州刺史中山王熙起兵於鄴熙敗以同爲持節兼黃門侍郎慰勞使乃就州刑熙還授平東將軍正黃門營明堂副將尋加撫軍將軍光祿大夫本州大中正同善事在位爲義所親戮熙之日深窮黨與以希義旨論者非之又給同羽林二十人以自防衛同兄秀少多大言常云公侯可致至此始爲都水使

者同啓求回身二階以加秀秀遂除安州刺史論者稱之營州城民就德興謀反除同度支尚書黃門如故持節使營州慰勞聽以便宜從事同頻遣使人皆爲賊害乃遣賊家口三十人并免家奴爲良齎書諭德興德興乃降安輯其民而還德興復反詔同以本將軍爲幽州刺史兼尚書行臺慰勞之同慮德興難信勒衆而往爲德興所擊大敗而還靈太后反政以同義黨除名孝昌三年除左將軍太中大夫兼左丞爲齊兗二州行臺節度大都督李叔仁 莊帝踐祚詔復本秩除都官尚書復兼七兵以同前慰勞德興之功封章武縣開國伯邑



四百戶正除七兵尋轉殿中加征南將軍普泰初除侍中進號驃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同時久病彊牽從務啓乞儀同初同之爲黃門也與前廢帝俱在門下同異其爲人素相款託廢帝以恩舊許之除儀同三司餘官如故永熙初薨年五十六贈侍中都督冀滄瀛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司空公冀州刺史開國伯如故賜帛四百匹諡曰孝穆三年復加贈尚書右僕射有四子長子斐武定中文襄王大將軍府掾

斐弟筠青州治中

同兄靜太常丞

靜子景裕在儒林傳

張烈字徽仙清河東武城人也高祖賜名曰烈仍以本名爲字焉高祖憐爲慕容雋尚書右僕射曾祖恂散騎常侍隨慕容德南渡因居齊郡之臨淄烈少孤貧涉獵經史有氣槩時青州有崔徽伯房徽叔與烈並有令譽時人號曰三徽高祖時入官代都歷侍御主文中散遷洛除尚書儀曹郎彭城王功曹史太子步兵校尉蕭寶卷將陳顯達治兵漢南謀將入寇時順陽太守王青石世官江南荊州刺史廣陽王嘉慮其有異表請代之高祖詔侍臣各舉所知互有申薦者高祖曰此郡今當必



爭之地須得堪濟之才何容汎舉也太子步兵張烈每論軍國之事時有會人意處朕欲用之何如彭城王勰稱贊之遂勅除陵江將軍順陽太守烈到郡二日便爲寶卷將崔慧景攻圍七十餘日烈撫厲將士甚得軍人之和會車駕南討慧景遁走高祖親勞烈曰卿定可遂能不負所寄烈拜謝曰若不值鑿輿親駕臣將不免困於犬羊自是陛下不負臣非臣能不負陛下高祖善其對世宗卽位追錄先勳封清河縣開國子邑二百戶尋以母老歸養積十餘年頻值凶儉烈爲粥以食飢人蒙濟者甚衆鄉黨以此稱之肅宗初除龍驤將軍司徒右

長史又轉征虜將軍司空長史先是元義父江陽王繼曾爲青州刺史及義當權烈託故義之懷遂相諂附除前將軍給事黃門侍郎尋加平南將軍光祿大夫後靈太后反政以烈義黨出爲鎮東將軍青州刺史于時議者以烈家產畜殖僮客甚多慮其怨望不宜出爲本州改授安北將軍瀛州刺史爲政清靜吏民安之更滿還朝因辭老還鄉里兄弟同居怡怡然爲親類所慕元象元年卒於家時年七十七烈先爲家誠千餘言并自叙志行及所歷之官臨終勅子姪不聽求贈但勒家誠立碣而已其子質奉行焉



質博學多才藝解褐奉朝請員外郎龍驤將軍諫議大夫未襲爵興和中卒於家

質弟登州主簿

烈弟僧皓字山客歷涉羣書工於談說有名於當世熙平初徵為諫議大夫正光五年以國子博士徵之孝昌二年徵為散騎侍郎並不赴世號為徵君焉好營產業孜孜不已藏鏹巨萬他資亦稱是兄弟自供儉約車馬瘦敝身服布裳而婢妾統綺僧皓尤好蒲奕戲不擇人是以獲譏於世前廢帝時崔祖螭舉兵攻東陽城僧皓與同事敗死於獄籍沒家產出帝初訴復業

子軌州主簿

史臣曰盧同質器洪厚卷舒兼濟張烈早標名革氣尚見知趨捨深沈俱至顯達雅道正路其殆病諸







